

淨土宗



信受彌陀救度
宗 專稱彌陀佛名
旨 願生彌陀淨土
廣度十方眾生

雙月刊 第 3 期 民國 102 年 7 月號

• 贈閱 •



善導大師
彌陀化身
創淨土宗
楷定古今
本願稱名
凡夫入報
平生業成
現生不退



淨土宗宗祖 善導大師畫像



中國淨土宗 十五位祖師

- 初 祖——慧遠大師
- 二 祖——曇鸞大師
- 三 祖——道綽大師
- 四 祖——善導大師 (宗祖)
- 五 祖——承遠大師
- 六 祖——法照大師
- 七 祖——少康大師
- 八 祖——延壽大師
- 九 祖——省常大師
- 十 祖——蓮池大師
- 十一祖——蕩益大師
- 十二祖——截流大師
- 十三祖——省庵大師
- 十四祖——徹悟大師
- 十五祖——印光大師



中華郵政台北雜字第1964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 ISSN 2307-2695 ©

發行人：釋慧淨
編輯：本刊編輯委員會
發行所：中華淨土宗協會
法律顧問：陳在源律師
美術設計：巫麗雪

流通處：

中華淨土宗協會

地址：110台北市信義路五段150巷22弄41號

電話：02-27580689 · 87881955

傳真：02-87807050

網址：<http://www.plb.tw>

信箱：amt@plb.tw

淨土宗香港慧蓮淨苑

地址：香港銅鑼灣天后廟道3號 鴻安大廈2B

電話：852-29855575

目錄

- | | | |
|----|--------|---------------------|
| 3 | | 中國淨土宗 十五位祖師 |
| 6 | 【宗學理論】 | 淨土宗十五祖之新判 溫金玉 |
| 16 | | 概說佛法之判教 釋智隨 |
| 20 | | 《觀經四帖疏》綱要 (二) 釋慧淨 |
| 28 | 【淨宗俗諦】 | 略談淨土宗的戒律與行持 釋慧淨 |
| 31 | | 淨土宗宗風俗諦解 (二) 釋淨宗 |
| 34 | | 借福與環保 釋淨宗 |
| 41 | | 宗祖與初祖之問 釋淨宗 |
| 44 | 【淨宗時評】 | 善導大師未訪廬山 釋慧淨 |
| 46 | | 唯心淨土問答 |
| 47 | | 淨土釋疑 |
| 48 | | 淨土宗小常識 |
| 50 | 【修學園地】 | 無窮之劫枉疲勞 釋宗道 |
| 52 | | 念佛心得 釋宗弘 |



淨土宗香港淨宗學會

地址：香港九龍彌敦道777號5字樓D室

電話：852-92242546

淨土宗澳門念佛會

地址：高利亞海軍上將大馬路105號

威雄工業中心10樓之A

電話：853-28436346

韓國聯絡處

地址：韓國京畿道安城市陽城面老谷里

197-1番地法燈寺

電話：031-674-3453

新加坡聯絡處

Liaw Kim Swee 廖金水

LTN Management Services Pte Ltd

605A Macpherson Road #08-01

Citimac Industrial Complex Singapore 368240

Tel:62995288

馬來西亞聯絡處

Ng Choon Lee 黃俊利

VLA-0503, Villa Lagenda Condo.,No.1, Jalan 4/2B, Taman Desa Bakti, 68100 Kuala Lumpur West Malaysia..

Tel: 019-2636063

美國聯絡處

Li Yung Kuan 關立詠

103 BarTon Lane Chapel Hill,NC 27516 U.S.A

Tel: 919-9298899

北美淨土經書流通處

Mr. Alan Kwan 關其禎

Unit 130, 4231 Hazelbridge Way, Richmond, BC, V6X 3L7, Canada. 加拿大溫哥華

Tel: 604-273-3222

郵箱: namoamitabha.van@gmail.com

- 54 當我第一次接觸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 | 關其禎
- 59 人死的時候會不會很痛苦？ | 釋慧開
- 62 【因果紀實】 親娘趕赴認愛子 亡兒感傷體淌淚 | 法品
- 63 母親行善 天地開眼 | 林紫
- 65 【念佛感應】 托夢示現 佛身放光
- 68 美國年輕科學家稱念彌陀名號，癒療背痛 | Jasmine Min-Hwa Lin
- 72 最後一聲佛 | 壬子
- 73 紫花黑鯉圖 | 小魚
- 74 【佳文欣賞】 怨天尤人最損福 | 佚名
- 77 【最新消息】 新書出版訊息
- 78 【淨土宗藝術】 五劫思惟阿彌陀如來像 | 佛昀
- 81 【素食護生】 六年素食感悟 | 田松
- 83 淨土宗叢書目錄



淨土宗十五祖之新判

文／中國人民大學 溫金玉

淨土宗儘管在中國的佛教宗派中，是最富有民眾信仰基礎的宗派，但淨土宗並沒有現行的僧團組織，也沒有獨立的法嗣傳承，在其內部既無衣鉢相傳的制度，也沒有如禪宗以心印心的師資授受。可以說，淨土宗在組織上沒有嚴格的師承世系，所以本來也無所謂祖師世系。後來有人為淨土宗排列祖師世系，亦不過是對中國宗法社會制度的回應，抑或是對禪宗等宗派的模仿。然而，淨土祖師世系一出，紛爭亦起。從歷史上來說，這段公案就未能了斷。就目前學界、教界而言，受質疑最多者亦無過於傳統之十三祖說。

我們先追溯十三祖之說，現在遵奉的淨宗十三祖，是大浪淘沙、歷經宋元明清數代的逐漸推選而形成的。淨土宗立祖之說始於宋代，南宋宗曉法師（1151—1214年）在《樂邦文類》卷第三中立淨土六祖，以慧遠為始祖，次第善導、法照、少康、省常、宗蹟五人繼之。爾後，宋代的志磐法師在《佛祖統紀》中，又以慧

遠、善導、承遠、法照、少康、延壽、省常為蓮社七祖。並說：「四明石芝曉法師，取異代同修淨業、功德高盛者，立為七祖。今故遵之，以為淨土教門之師法也。」宗曉立淨土六祖，志磐在宗曉的排名基礎上，刪除宗蹟，增加了承遠與永明延壽，成為七祖。至明清之際，又增加了明代的蓮池大師為八祖。清道光間，悟開法師增推蕩益大師為九祖，省庵大師為十祖，徹悟大師為十一祖。民國年間，印光大師又改推截流大師為十祖，省庵大師、徹悟大師遞降為十一祖、十二祖。印光大師往生以後，其門人又推其為十三祖。這樣，淨宗十三祖的譜系方告圓成。這就是佛教界通行的淨土十三祖說。從這樣的祖位排列上，可以明顯地看出，無論是六祖說，還是七祖乃至十三祖說，都是推崇慧遠為初祖，而曇鸞、道綽竟未能列入。

為什麼曇鸞、道綽二大師，未能列入淨土宗十三祖之中呢？這是許多人的疑問，《淨土宗教程》一書對

此分析說：有人認為，曇鸞、道綽二大師的著作久已散佚，只是上世紀初楊仁山居士才從日本請回漢土，所以未列祖位。然而，如果以是否有淨宗著作為衡量淨宗祖師資格的話，這種說法似難成立。現今十三祖中，亦有不少未有著述的，如承遠、少康、省常三大師即是，或著述少份亦有多位，如法照、截流、省庵、徹悟等。印順法師對此亦有一說，認為淨土與聖道之判，即信願往生與戒定慧一一聖道之別。故其弊，不重戒定慧之聖道，而以往生為純由佛力。簡言之，但須念佛，即得往生，犯戒等根機不在簡別之列。這種理論很難在中國的佛教行人中得到廣泛的認同。更多人認為，十三祖中有善導而無曇鸞、道綽，乃鑒於曇鸞、道綽、善導三大師有一明顯的傳承脈絡，故取集大成者一一善導大師為代表，列為二祖，與慧遠大師交相輝映，一則自力與他力並重；一則突顯他力本願。而未把曇鸞與道綽排入十三祖之內。

如何看待這一問題呢？我們以為，在中國佛教史上持名念佛更多地被鄙視為下根器者所習法門，一直不受重視。修淨土者不像學天臺止觀、華嚴圓融那麼有學問，也不像參禪者那般灑脫穎悟，而是地地道道的「平

民佛教」，有時甚至被視為引導愚夫愚婦的「方便說」。中國佛教的絕大多數宗派是重義學而輕實修的。曇鸞所宣導的簡易念佛法門雖受民眾喜愛，卻得不到正統佛教的接納與重視。如在所謂「淨土三流」中，善導流就被定位為接引下根機者。而重義理、重悟解的慧遠流則被視為上根機者的修行法門。

唐宋以後，禪淨雙修，或攝淨歸禪之風，甚為激烈，淨土宗的修行法門或持名念佛漫延各宗派間，成為中國佛教各派共修之基業，淨土宗在發展推廣自身的同時，也日益被別的宗派所化解，這就是所謂「寓宗」現象。淨土宗本身這種散漫的存在狀態很難為社會精英文化層所關注、所聚焦。

楷定祖師，完善法系，這是知識型僧人所擅長之事，淨土宗十三祖最早與最後的確立，都是經過義學僧的推敲而定的。確立祖師的話語權是掌控在義學僧手中，他們左右著教界的輿論導向。據陳揚炯先生分析，最早為淨土宗排祖位的宗曉與志磐皆為天臺宗僧。所以在十三祖中，有天臺宗四人，禪宗二人，華嚴宗一人。由其他宗派的人來確立淨土祖師，其傾向性、宗派性以及隨意性當是不可避免的。

對十三祖質疑之焦點實際最後落在了慧遠與曇鸞誰是淨土宗的真正奠基者，抑或說是初祖的問題上。目前已有各種論著對此發表新說。如陳揚炯先生就指出：「從歷史真相來說，淨土宗的真正奠基者、創始者是曇鸞而不是慧遠。曇鸞不僅是中國淨土宗的初祖，也是國際淨土教的初祖。」並認為將慧遠定為淨土宗初祖，實在是誇大了慧遠的作用。

對這一問題，我們以為，古印度淨土思想在中國的弘傳與佛教在中國的整體傳入並行。作為一種外來文化，佛教的弘傳起先主要以經典翻譯為開端。據《開元釋教錄》記載，後漢靈帝光和二年（179年）支婁迦讖就譯出《般舟三昧經》，此為中國淨土經典傳譯之先聲。隨著大量經典的譯出，古印度淨土思想在中國就廣泛傳播開來。

慧遠的淨土思想可以上溯至其恩師道安。道安時便篤信彌勒淨土，與弟子八人在彌勒像前立誓，願生兜率天。慧遠雖未歸信彌勒淨土，但其信仰淨土的思想卻是受到道安影響的。慧遠深信因果報應及神不滅論，在諸多淨土中選擇了彌陀淨土，組織劉遺民、雷次宗、周續之等僧俗123人共誓往生西方；約集同志寫詩著文，弘

傳淨土；宣導以觀想念佛為主的念佛三昧，把般若、禪法與淨土信仰結合起來。他是彌陀信仰的實行者、組織者和宣傳者，對於彌陀信仰的流傳起了開一代新風之作用。他在《答桓玄書》中說：「人生天地之間，如白駒過隙。以此而尋，孰得久停，豈可不為將來作資？」指出人生短促、生命無常，應為來世早作準備。他在《與隱士劉遺民等書》中更明確地說：「君與諸人，並為如來賢弟子。策名神府，為日已久。徒積懷遠之興，而乏因籍之資，以此永年，豈所以勵其宿心哉？意謂六齋日，宜簡絕常務，專心空門，然後津寄之情篤，來生之計深矣。」這裏慧遠表達了要與劉遺民等人同生西方淨土的願望。在劉遺民所著《發願文》中，得以印證，《發願文》說：「維歲在攝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師釋慧遠貞感幽奧，霜懷特發，乃延命同志息心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集於廬山之陰般若雲台精舍阿彌陀佛像前，率以香華敬薦而誓焉。」這樣看來，慧遠大師以豐隆德業宣導念佛，流風餘韻，影響深遠，確為中國淨土宗的先驅者之一。但需要指出的是慧遠大師的念佛主要是依《般舟三昧經》，側重於禪觀念佛，也就是



於六時中與大眾在法堂中坐禪入定，來觀想佛的相好。這種以觀想念佛為主的念佛三昧並沒有突破印度禪法的範圍，而且只為少數「上根者」所接受。日本學者高橋弘次指出：「慧遠的淨土教是以般舟三昧的定中見佛為目的，並不是易於所有人都修習的行法。」這種觀想念佛法門與日後以稱名念佛為特徵、以廣大普通百姓為基本群眾的淨土宗大異其趣，所以從思想淵源上，很難說後來的淨土祖師是繼承了慧遠。因此他去世200多年間，在淨土一系中仍默默無聞，他的彌陀思想也沒有太大影響。唐迦才在《淨土論序》中說：「上古之先匠，遠法師、謝靈運等，雖以僉期西境，終是

獨善一身；後之學者，無所承習。」林元白先生在《中國淨土教史上玄中寺的地位》一文中也說：「這種念佛方法叫做觀像念佛與觀念念佛，不是至誠信仰的人是不易持久的。所以遠公以後，這一種念佛方法就有些人往風微了。」雖然後世傳說他曾在廬山邀請僧俗十八人，即所謂十八高賢立「白蓮社」，但據著名佛教史專家湯用彤先生考證，這只是後世念佛者的一種善意的附會。（詳見湯用彤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冊，第十一章，中華書局出版。）儘管說慧遠只是一個一般意義上的淨土信仰者，只是一個探索彌陀信仰思想的理論先行者，但他在中國佛教史上卻是

成就卓著的一代名僧。他高居廬山，培養了一大批弘法僧才，團結高層官吏及士族文人，調和佛教與儒教的矛盾，使佛教得以在中國南方流行發展，並為以後佛教中國化開拓了一條道路，影響極為深遠。就彌陀淨土信仰來說，有這樣道隆德盛、遐邇聞名的高僧來宣導，其影響自不待言。淨土宗的確立是在隋唐之時，這是沒有疑義的，但慧遠崇尚淨土，對淨土宗的形成所起的推動作用卻是應予以充分肯定。

在淨土宗史上，至曇鸞大師才專重持名念佛，仰靠他力求生淨土。湯用彤先生在《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中明確指出：「北方大弘淨土之業者，實為北魏之曇鸞，其影響頗大，故常推為淨土教之初祖。」從曇鸞與道綽的生平來看，他們是傾畢生精力與心血來勸導念佛的，這在淨土思想初傳期是僅有的。我們首先應正視一個歷史與現實、傳統與當代，都不可改變的事實，那就是中國淨土宗發展的理路與承繼的血脈，是沿著由曇鸞開創、道綽繼之，善導集大成的持名念佛一系而發展的。所以，在淨土祖師的位次中是應該專門予以彰顯的。

然而，對慧遠與曇鸞究竟誰為初

祖的問題，我們認為大可不必爭辯。如果我們覺得淨土宗傳承如同中國人家族譜系一樣嚴格，不可有絲毫錯亂，否則就會亂了輩份倫常，我們就應爭一個清楚明白。既然，淨土宗的祖師並不像其他宗派有嚴格的傳承法脈，而是由後人根據先賢之功績所排定，那麼，這裏就涉及一個技術指標以及衡量問題，還有排定者主觀因素問題。如由誰來衡量淨土祖師的「功德高盛」。我們不必去過多地討論所謂「歷史的不公正」與「許多世紀的誤解」，去感慨埋沒了曇鸞、道綽二祖的英名。因為十三祖之確立實在有其特定之因緣，不論是宗曉、志磐等的資訊不暢，還是南宋時淨土中心南移等原因，這都是無可更改的歷史事實，我們以為，任何人都無法去重寫歷史。所謂法不孤起，待緣而生，十三祖的排列自有其因緣，並非一無是處，在漫長的歲月裏，正是這些祖師猶如一顆顆璀璨的明星照亮了中國人精神信仰的星空。今天，我們重新提出這一問題，也是基於今日的因緣。

慧遠對淨土思想的弘揚之功，相信是無人可以否定的，而曇鸞與道綽的立教功德亦是得到了世人的公認。我們今天應採取的態度是既尊重十三

祖說的歷史淵源，也要完善淨土祖師說，而不應是急不可耐地去宣傳曇鸞、道綽，去抨擊「十三祖說」，去尋覓慧遠大師的不足，用曇鸞、道綽去取代慧遠，在中國淨土宗史上，這三位祖師各有貢獻，春蘭秋菊，各擅其美，實不可互代。我們在弘揚新說的同時，更應防止矯枉過正。同時，我們也要承認「十三祖」，說取集大成者善導以代表曇鸞一系所隱含的一定的合理性。但列善導不足以彰顯曇鸞、道綽，且善導大師之被列入亦非以玄中寺僧之名，而是以長安光明寺僧身份。所以我們感到以曇鸞、道綽樹淨土宗萬世不拔之基之貢獻，實在不應只做「幕後英雄」，而以玄中寺作為根本念佛道場、作為孕育了三位功高蓋世的三祖師之基地，亦未能在歷史上享有應當之盛名。在此我們提出中國佛教淨土宗十五祖的排列，希望能夠得到教界與學界的支持。

淨土宗祖師譜系的排列有一個產生、發展、完善的過程，過去有六祖、七祖、十三祖之說，今天我們可以重新楷定十五祖。同樣，再過若干時，還會排定出十六祖、十七祖，以至更多。佛土無量，佛無數，那麼，祖師也不應該是一個恆數。基於以上考慮，我們鄭重倡議，在此歷史新

紀元，我們應審視與檢討傳統十三祖說，重新楷定淨土宗祖師，確立「淨土十五祖」：

初祖廬山東林慧遠大師

慧遠（334—416年），俗姓賈，雁門樓煩人，即今山西省原平市人，至今原平市茹嶽村仍有樓煩寺。據《高僧傳》記載，慧遠13歲時，隨舅父令狐氏遊學許昌、洛陽一帶，「博綜六經，尤善老莊，性度弘偉，風鑒朗拔，雖宿儒英達，莫不服其深致。」20歲時，準備過江追隨名重南北的范宣子隱居，後因戰亂，交通阻塞，未能成行。當時佛教領袖道安正在太行恒山立寺弘法，名聲顯著。慧遠攜弟弟慧持慕名而去，聽道安講《般若經》後，極為歎服，「以為道安真吾師也。」遂與其弟落發皈依，追隨道安。後至廬山，由江州刺史桓伊為建東林寺，南對香爐，門臨虎溪，清泉環階，白雲滿室。從此，慧遠「居廬峰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跡不入俗。」在他辛苦經營下，遠近歸服，佛法自隆。廬山成為南方佛教中心，慧遠也成了名重一時、澤被萬代的佛門領袖。他與劉遺民等居士結社念佛，共同發願往生西方。這樣的共修方式奠定了日後淨土宗的修行典範。

二祖石壁玄中曇鸞大師

曇鸞（476—542年）南北朝時代淨土教高僧。日本尊之為淨土五祖之初祖，又尊為真宗七祖之第三祖。雁門（山西代縣）人，一說并州汶水（山西太原）人。家近五臺山，常聞神跡靈異之事，十餘歲即登山出家。苦節力學，精通諸經。嘗讀《大集經》，為之注解，書未成即染疾，遍求不治，乃發心求長生不死之法。往江南，於句容山訪陶弘景，從之受仙經十卷。歸途過洛陽，謁菩提流支，受得《觀無量壽經》，乃盡棄仙學而專修淨土。東魏孝靜帝尊之為「神鸞」，敕住并州大岩寺。後住汾州玄中寺，時往介山之陰聚眾講經，弘闡念佛法門，四眾欽服，為後來唐代淨土教之集大成者奠下重要基礎。著有《往生論註》二卷，其書乃世親《淨土論》之注釋書。另著有《讚阿彌陀佛偈》、《禮淨土十二偈》、《略論安樂淨土義》等。他創「他力本願」說，立難易二道，開持名念佛之先河。

三祖西河石壁道綽大師

道綽（562—645年）隋、唐間之淨土名僧。俗姓衛。并州（今山西太原）汶水人（迦才《淨土論》卷下作

并州晉陽人），是繼承北魏曇鸞一系淨土思想的大師。他十四歲時出家，對《大涅槃經》特別有所研究，曾開講二十四遍。後於太原蒙山開化寺從慧瓚（536—607年）講究空理，對禪學有很深的造詣。隋大業五年（609年），他到石壁玄中寺，見到記載曇鸞念佛往生種種瑞應的碑文極為感動，於是即捨《涅槃》講說，修習淨土行業，一心專念阿彌陀佛，觀想禮拜，精勤不斷。並為信眾開講《觀無量壽經》約二百遍，每當他講經散席，大眾歡喜讚歎，念佛的聲音響徹林谷。道綽從隋大業五年（609年）來到石壁玄中寺，至唐貞觀十九年（645年）圓寂，住持玄中寺三十餘年。由於當時玄中寺屬於西河汶水地界，所以後人尊稱道綽為「西河禪師」。所著《安樂集》二卷，立聖道、淨土二門。

四祖長安光明善導大師

善導（613—681年），先於玄中寺師事道綽，修習淨土法門，道綽寂後，移住長安弘揚淨土教義。「善導可嗟今已往，化來老少皆歸向。」這是淨土宗人對善導的讚頌。善導大弘淨業，對淨土宗貢獻很大，被認為是淨土宗的實際創始人。他在長安廣

行教化，稱名念佛風行天下。據《天竺往生略傳》說，善導是阿彌陀佛的化身。明代蓮池大師也說：「善導和尚，世傳彌陀化身，見其自行精嚴，利生廣博，萬代之下，猶能感發人之信心。若非彌陀亦必觀音、普賢之儔。」《瑞應刪傳》評價善導說：「佛法東行以來，未有如禪師之盛德！」

五祖南嶽般舟承遠大師

承遠（712—802年）曾於衡山西南腳下弘揚念佛法門，村民受其精神感化，為其建造彌陀寺，供其講道弘法。大師的修行不重言語，只教人念佛，時人稱為「彌陀和尚」，代宗皇帝賜名「般舟道場」，法照國師言其有至德，柳宗元為其立碑，由此可見他德望之高，受世人無限推崇。

六祖五台竹林法照大師

法照（767—802年）於南嶽彌陀台師事承遠，廣發弘願念佛，後得五會念佛之法，從此五會念佛的方式廣傳於世，世人亦稱其為「五會法師」。法照於五臺山大聖竹林寺建念佛三味道場。著有《淨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淨土五會念佛略法事儀讚》等。

七祖新定烏龍少康大師

少康（？—805年），貞元初，參訪洛陽白馬寺，見善導和尚《西方化導文》有感，始知與淨土有緣。後又於長安光明寺善導和尚影堂瞻禮，見善導顯聖，若有所悟。後立淨土道場，後人稱為「後善導」。

八祖杭州永明延壽大師

延壽（904—975年）唐末五代吳越國人氏，大師原是一名稅官，因用公款買魚蝦放生而被判死罪，後得吳越王之寬恕，因而出家學佛。曾於智者岩做籤抉擇，從此走向禪淨雙修。禪淨雙修在當時是創新的觀念，經由大師的提倡與弘揚，漸漸為世人所知，成為後世淨土宗主要的走向。著作有《宗鏡錄》、《萬善同歸集》、《神棲瞻養集》、《參禪念佛四料簡》等。

九祖杭州昭慶省常大師

省常（959—1020年）錢塘人，約於宋朝初年住西湖昭慶寺，以念佛法門為主要弘化內容，並創立「淨行社」，首度將《華嚴經·淨行品》融入淨土宗的修行系統。曾刺血抄《華嚴經》，刻無量壽佛像，以此發願往生淨土。世稱「錢塘白蓮社主」。

十祖杭州雲棲蓮池大師

蓮池（1535—1615年）明朝四大師之首，杭州人，年三十二歲出家，住雲棲山，世稱雲棲株宏。一生力弘淨土，與名士曹魯川書信往返，辯論淨土要義，成為當時一件大事。分淨土經典為部、類之別，主張禪淨同歸，三教一致。著作有《往生集》等三十多種。

十一祖靈峰蕩益智旭大師

智旭（1599—1655年）為明朝四大師之一，字蕩益，自號八不道人。年少時以儒學為主，讀蓮池大師所著《竹窗隨筆》，因而發心學佛。二十四歲突染重疾，持《往生咒》度過難關，從此以念佛法門為修行主力，一意求生淨土。著有《彌陀要解》等書，合編為《淨土十要》，可謂淨土思想最重要的闡釋者之一。33歲入靈峰（浙江孝豐）。兩年後造西湖寺，此後輾轉九華山等地從事宣講、著述。清順治十二年（1655年）於靈峰入滅，立塔於靈峰大殿右側，世稱靈峰大師。

十二祖虞山截流行策大師

行策（1628—1682年）清代僧。江蘇宜興人，字截流。其父全昌精通

儒佛，與憨山德清有親交。德清示寂後三年，全昌夢其杖錫入室，於是生行策。長而父母相繼逝世，年二十三投於武林理安寺箬庵通問門下，五載不橫臥，徹達法要；住報恩寺，受自庵瑛之勸，而修淨土，並就錢塘樵石研習天臺學，共修法華三昧，研習教義。清康熙二年（1663年），於杭州法華山之西溪河渚間結庵，專修淨業。康熙九年，住虞山普仁院，復興蓮社，學者翕然風從，使淨土宗有一派中興之勢。著有《金剛經疏記會編》十卷、《勸發真信文》、《起一心精進念佛七期規式》、《寶鏡三昧本義》、《楞嚴經勢至圓通章》等。

十三祖杭州梵天省庵大師

實賢（1686—1734年）字思齊，號省庵。十五歲出家，經典過目不忘。二十四歲受具足戒，嚴持戒律，不離衣鉢，日僅一食，恒不倒單。後謁禮紹曇，聽講《唯識》、《楞嚴》、《摩訶止觀》，通達天臺、法相等學說。更於真寂寺掩關三年，晝閱三藏，夕課西方佛名。後應諸方叢林之請，講經十餘載，江浙道俗皈依者甚眾。歷住鄞山阿育王寺、杭州遷林寺。晚年，絕諸外緣，結集蓮社，專修淨業，人皆稱為永明再來。著有

《西方發願文注》、《續往生傳》一卷、《涅槃懺》、《勸發菩提心文》一卷等。

十四祖紅螺資福際醒大師

際醒（1741—1810年）河北豐潤人，俗姓馬。字徹悟、訥堂，號夢東。少攻舉業，精通經史。二十二歲時因病而悟人生之無常，遂禮河北三聖庵之榮池出家，翌年於岫雲寺受具足戒。先後參謁香界寺之隆一、增壽寺之慧岸、心華寺之遍空、廣通寺之粹如，遍習《圓覺》、《法華》、《楞嚴》、《金剛》、《唯識》等性相之旨，並嗣粹如之法，得其禪法。其後，粹如遷往主持萬壽寺，乃繼主廣通寺，提倡禪淨雙修之道。嘉慶五年（1800年）退居紅螺山資福寺，專以淨土為說，世稱「紅螺徹悟」。恒常講演，勸人念佛，為其所化者一時遍於南北。撰有《夢東禪師遺集》等。

十五祖蘇州靈巖印光大師

印光（1861—1940年）陝西合陽人，俗姓趙，名聖量，字印光，別號常慚愧僧。少治儒學，喜讀程、朱之書。曾排佛，遭目失明，繼而猛省，轉研佛典，以至誠所感，目疾獲癒。

年二十一，至終南山南五台，歸依蓮華洞道純長老出家。光緒八年（1882年），掛搭湖北竹溪蓮華寺。未久，受具足戒於陝西興安雙溪寺。二十六歲，赴淨土道場紅螺山資福寺念佛，自號「繼廬山行者」，以明其志。其後，往浙江居普陀山法雨寺二十餘年，朝夕唯閱藏念佛，不求聞達。曾兩度閉關，空諸色相。民國元年（1912年），以文稿刊於佛學叢報，署名「常慚愧僧」，名震遐邇。民國七年，為募印《安士全書》而常至上海，遂駐錫太平寺，各方投函請益者甚眾，皆慈悲攝受。畢生弘揚淨土，恒示人以老實修持之道。年七十，閉關於吳縣報恩寺，初不欲見客，後始對大眾開示。曾修輯普陀、清涼、峨嵋、九華等四大名山之志書。又於吳縣復建靈巖山寺。一生操守弘毅，學行俱優，感化甚廣，被譽為民國以來淨土第一尊宿。著有《印光法師文鈔》行世，為近世念佛之人不可不讀之著作。

（摘錄自〈玄中寺在中國淨土宗史上地位的再檢討〉)

概說佛法之判教

文／釋智隨

佛教於中國之發展，大體而言，經歷了譯經、格義、判教、創宗、定祖之一過程。

譯經：

即將印度梵文經典翻譯成中國漢語文字。這是佛教傳入中國的起始點、立足點，也是佛教於中國發展所必備的基石。譯經事業雖為最早，但歷時漫長——始於東漢，終於宋朝，經千年歷程，歷複雜人事，可知譯經事業之艱巨，亦知譯經事業之重要。有緣得遇佛經者，自當深為感恩，至為慶喜。

格義：

即用比較、類比的方法來解釋、理解跨文化背景的概念，是一種類比理解的方法。「格」有「比較」「度量」之意，「義」含「名稱」「概念」、「義理」等意。佛經初來東土，早期之佛教行者，在翻譯、研究、講說佛經時，為方便理解，不得不借用中土文化中的一些名辭術

語來對照、比附佛教之名相概念，其主要比附者多是《周易》《老》《莊》及玄學，此一比附、類通之學，即謂之「格義」。如用《老》《莊》之「無」，對應佛教之「空」等，真如、性空早期即譯為本無、自然。梁慧皎法師《高僧傳·法雅傳》一文中有關於格義之說：「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為生解之例，謂之格義。……雅風採灑落，善於樞機，外典佛經，遞互講說。」格義之興起，對佛法之弘傳、演進自有其一時之功，使國人對外來之教有了一相似認知，佛法因此得以弘傳。但隨著經論之大量譯傳，佛教本有的義理越來越明晰，格義之弊端即自顯現出來，附會他教之說，顯然有違佛教正義，所謂「屈尊就卑」也。至東晉道安大師（312～385）及其弟子慧遠大師，雖亦常用格義化導，但已識知格義之弊，開始有所醒悟，不再完全遵此一途，而欲回歸佛教本身的立場來演說、詮釋佛教義理，觀道安大師所言「先舊格義，於理多違」，即知其

概。早期般若六家之說即多受格義之影響而各有所偏。東晉時期，鳩摩羅什之來華譯經，開一代譯風，將大量大乘經論，特別是中觀般若系譯出，佛教不共他教之獨特性愈來愈明顯，格義之弊顯露無遺，般若之學開始歸於龍樹菩薩「緣起性空」之中道觀。羅什弟子僧叡大師（亦道安弟子），評格義及由此形成的六家般若思想言：「格義迂而乖本，六家偏而不即。」可謂是對前期佛教發展的一大總結。遞經南北朝至隋唐時期，梵漢兼通人士不絕，佛教經典大量傳來，佛經義理漸為國人理解接受，佛教於中土之演進由是完全摒棄了格義一途，走向獨立發展之路。尤其隋唐之八大宗派成形，佛法即已完全被國人所消化吸收，以其本有的思想獨自發展，蔚為壯觀。

雖格義之弊前人早知，佛教東來業已完全獨立，然格義一途卻於不同時期時有興起，諸如三教之會通、文化之融合等，皆本於格義之說。為方便弘化，古今大德，時有用之，有識之士，當知其權宜，明其善巧，識其利弊。

判教：

即對所有佛經、一代時教作總

的梳理、詮釋、定位的一種教相判釋，使眾多經典、無窮義理，了然分明，整然有序。判教是佛經廣譯、教理研發到一定時期必然產生的結局，可以說是義理之發達，興起判教；判教之興起，又整合了義理，使義理更精深、更完善、更系統。判教雖大興於中土，實起始於印度，而根源於佛陀，如《楞伽》之頓漸分、《華嚴》之三照論、《法華》之三車喻、《涅槃》之五味說等，皆是佛經自顯教相差別，以此而觀，即知判教實「義蘊於經」、「源自於佛」。佛法傳來中國後，教典之多、義理之繁，促使中土判教之必然興起、發達、成熟。北涼時期（401～439）之涅槃學者慧觀法師，以「二教五時」判一代時教，首開判教之風，隨之一發不可收拾，後來碩德大興判教學說。南北朝時期，不同學派，如攝論師、地論師等，各自有了自己的判教體系，後人有「南三北七，義成百家」之評。此一時期之判教，可稱為學派之判教，未臻圓熟，是判教發展的初始階段。至隋唐時期，在經典極為豐富、義理至為發達之基礎上，各宗大德開始對南北朝各學派之判教進行系統梳理，融會古今，縱觀得失，主依不同經典綜攝一代時教而各自形成系統完備

的判教體系，判教思想臻於成熟，並因此而發展獨立成宗，宗派由是而形成。此一時期之判教可稱為宗派之判教，也是中土判教之成熟期。

判教由北涼時期之興起，經南北朝之發展，至隋唐時期之成熟，歷時長達二百餘年，可見判教之不易，一則因佛所說教法之深廣難測，二則義理研習有一漸次發達過程，三則個人慧見修證有淺深不同，四則因依經不同而立場自異。以此可見，判教非一人一時之所能，乃集眾人之智識，觀諸說之異同，經漫長的整合，方臻圓熟。

創宗：

即依各自所主的正依經典、判教體系、相承祖師等，而開創獨立的佛教宗派。如慧文、慧思、智者等依《法華經》，相繼開顯並建立自己的判教體系，發展而成天臺宗，此為中國最早之一宗派，隨之形成三論、唯識、律宗、淨土、華嚴、禪宗、密宗等各大宗派。宗派興起，定祖即勢所必然。

定祖：

即確定宗派傳承、法脈延續的祖師譜系，師資相承，法法相續，以為

本宗學人修學之依準。如天臺有九祖之說，禪宗有六祖之說，華嚴有五祖之說等，如是人法相輔，經釋相依，以「人正」而顯「法正」，依「祖釋」而探「經義」，免法統之混亂、學修之無據也。大乘雖有「依法不依人」之說，據實而言，人能弘法，法因人立。擇法之人，固當依法不依人；習學之士，則當依人以求法。人法並依，兩得無礙。如智者大師《維摩經玄疏》云：「人若離法，則非能弘之人；法若離人，則非所弘之法。今人法相成，人是弘法之人，法是所弘之法。」故於各宗言，定祖正為弘法，依人志在依法。

以上五點，可謂佛法於中土弘傳之大概。前二時為中土接納佛教之初始階段，後三時為佛法於中土之興隆時期。五時之中，後三時為根本。三時有先後，整然而有序，共成佛法中國化的核心內涵，因判教而立宗，因立宗而定祖，三位一體。然其中最重要者，無過於判教。判教是佛教傳入中國後必然興起的一種解讀整個佛法的特別方式，是對所有譯來之佛經作一總觀，梳理會通，各明其教，各判其位。判教之功大要有四：一是促使佛教義理研修之發達，二是形成各自獨立的宗派體系，三是顯彰佛陀出世

之本懷，四是指引學人清晰之修學路徑。有了完善之判教體系，才有後來之宗派及定祖。

通觀佛法於中國之弘傳，就宏觀的整體史實看，以上五個歷程，以判教為最重要，是中國古德在本有文化的基礎上，慧觀、判釋整個佛法的特別法眼。可以說：中國佛法之特質，在判教；中國佛法之發達，在判教；佛法體系之完善，在判教；各大宗派之形成，在判教；確定祖師之依準，在判教；簡別法門之異同，在判教；學修佛法之門徑，在判教……，判教之重要，以此可知。故了解佛法、學修佛法、弘傳佛法，最便捷者、最通暢者、最明瞭者、最系統者，無過於判教。當我們翻開佛經，一一比照，即會覺知，佛法之深廣，猶如汪洋大海，莫測邊際。而各經之所說，又彼此不一，甚至互相矛盾。疑慮叢生，自所難免。如何解決此一根本問題，



使吾人能一覽佛法之種種異說，而不致茫然無序？判教即為一把鑰匙，可開啟佛法寶藏之門，可理順不同之說，使人一觀而井然有序，美侖美奐！

《觀經四帖疏》綱要（二）

文／釋慧淨

四、彌陀報身 極樂報土 凡夫入報 全託佛願

有關彌陀淨土是報是化的問題，諸師或謂之應化土，認為既是凡夫也能往生的淨土，應是劣等的應化土；或謂之凡聖同居土，認為既是凡夫聖人都能往生的淨土，應是凡聖雜處而居的下等淨土。

對此，道綽禪師已於《安樂集》第一大門之〈三身三土章〉糾正之，而說明彌陀淨土是報土非化土。今大師亦於〈玄義分〉之「會通二乘種不生」一節，斷定彌陀淨土既非應化土，也非凡聖同居土，而是極為高妙的報土，所謂「是報非化」，同時舉出《大乘同性經》、《大經》、《觀經》等三經證明是報非化之義。

然而如此高妙的報土，凡夫如何往生呢？為了顯明此義，大師特別設立問答的方式而言：

問曰：彼佛及土，既言報者，報法高妙，小聖難階；

垢障凡夫，云何得入？

答曰：若論眾生垢障，實難欣趣；

正由託佛願以作強緣，致使五乘齊入。

這便是有名的「凡夫入報論」：彌陀淨土是高妙的報土，而一切善惡凡夫都能往生，其所以得生之因，係全託佛願他力，而非凡夫自力。

諸佛的報土雖也是勝妙的淨土，然凡夫、二乘自不用講，高級菩薩也無法進入；如《仁王經》〈教化品〉所言：「三賢十聖住果報，唯佛一人居淨土。」可是彌陀報土是酬報第十八願「十方眾生，若不生者，不取正覺」所成就的淨土之故，既是高妙報土，同時也是十方眾生——上至等覺菩薩，下至逆謗闡提——都能往生的無比無倫的報土，是超勝諸佛報土的報土；這也正顯明彌陀願力的特別殊勝。

此問答中，「報法高妙」等是問彌陀願力所成就的報土是法性身土，是彌陀本身的境界，大乘聖人、小乘聖人以自己之力尚且不能進入，煩惱熾盛，業障深重的凡夫怎能往生呢？對此大師答以垢障凡夫以自己之力固然不能往生（信機），但由於完全乘託彌陀救度之力（信法），致使五乘——人類、天眾、聲聞、緣覺、菩薩——機類同生報土。

在此大師說明彌陀救度之機很低，是惡業凡夫；往生之土很高，是高妙報土。如此勝益，皆因託佛願力，顯示彌陀救度是五乘齊入、萬機普益之法。

「五乘齊入」之「齊」是「同一」之意，在此顯出「一因一果」之義。若論五乘，凡聖善惡各不相同，因既千差，果亦萬別（多因多果）；然而五乘同捨自力，同託佛力（一因），同生報土，同證法身（一果）。

十方眾生有等覺菩薩，也有五逆謗法，若依自力，則各人果報千差萬別；若依彌陀願力，則上下無別，一同往生高妙的報土，一同證悟光壽無量的極果。

可知往生西方不是靠自力，乃是全靠佛力，故不論眾生的身份資格：不論男女老少，不論緇素賢愚，不論罪之輕重，不論行之有無，不論心淨不淨，不論念一不一，一切不論，但信彌陀救度，專稱彌陀佛名，必生彌陀淨土；亦即但憑彌陀不可思議的佛力，十惡五逆，謗法闡提，皆得往生。故往生極樂，不論自力，只論他力。

欲生淨土之人，應先知彌陀本願，彌陀已預先為我等成就極樂世界，預先為我等成就往生之功德資糧，也預先為我等成就消除曠劫以來所造一切罪業之名號功德力；由於我等不知不信，故未能領受彌陀功德，因而繼續虛受輪迴。今日信知，乘彌陀願力，念彌陀名號，定得往生；此信一信永信，貫徹一生，更不再疑。

若不乘彌陀願力，等覺菩薩不能往生，何況凡夫？若論凡夫，尚且無力脫離六道輪迴，何況往生高妙報土？五乘自力非入報土之因，唯託彌陀願力才是正因。所謂：

彌陀成就之報土，眾生自力不能到；

聖凡善惡皆齊同，唯託彌陀本願力。

不論根機，不論善惡，往生報土，唯依彌陀佛願之力，不依行者自身之力。

眾生皆是雜毒之心，虛假之行；唯有彌陀是清淨之心，真實之行。因此，不

論眾生修行之力，只論彌陀救度之力。

不可依眾生的資格論生不生，應該就彌陀之救度問信不信。信者得生，疑者不生。

淨土法門是凡夫正機，本願稱名，報土往生。亦即極愚最下之人，依極善最上之法，生極高最妙之土。

九品皆凡，極樂是報；凡夫入報，全託佛願。

五、六字名號 機法一體 具信願行 是正定業

大師於〈玄義分〉言：

今此《觀經》中，十聲稱佛，即有十願十行具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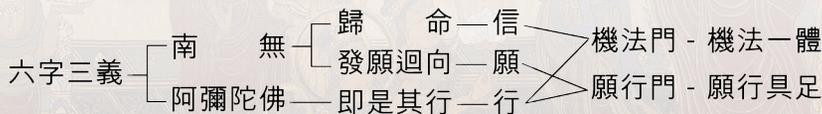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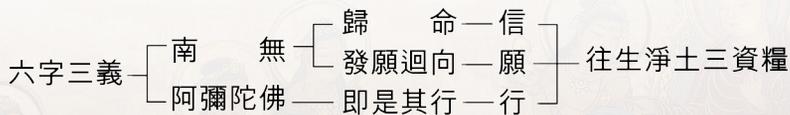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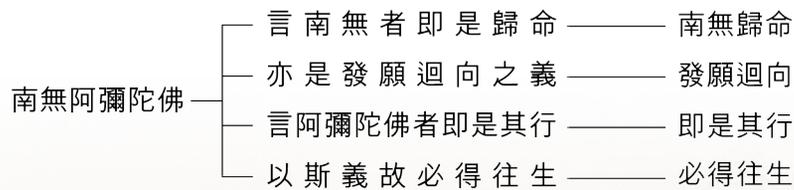
云何具足？

言南無者，即是歸命，

亦是發願迴向之義；

言阿彌陀佛者，即是其行。

以斯義故，必得往生。



此名為「六字釋」，大師以此「六字三義」詮釋「南無阿彌陀佛」之六字名號所具備的德義。這是《四帖疏》中最重要的釋義之一，此文最能發揮楷定古今

的精神。

為了顯明十聲稱佛願行具足的原因，而言「云何具足」等，就法體舉出具足之義。

此六字三義所包含的意義有「機法門」與「願行門」，六字有信願行之義，信與行相對便成機法門之義，南無即是能信之機，阿彌陀佛即是救度之法，此名信行，或名機法；而信之中有願之義，願與行相對便成願行門；故法體六字之中，機法一體，願行具足。法體六字本來具足願行，故不待眾生修行迴向，如實稱名之中，一聲一聲都具足願與行，故必得往生。

此六字釋的起因，是由於當時隋唐時代的攝論宗徒，以《觀經》下品下生之五逆惡人，臨終遇善知識教以十聲稱佛，得生極樂之事，謂之「別時意趣」的方便說，亦即以為一生造惡未曾修持，直至臨終雖有「往生願」，然僅十聲稱名，不成「往生行」，此是「唯願無行」，不能即時得往生，佛所言往生是方便說，真正往生是遠在未來世的「別時」，不在今世的即時。以上是攝論宗徒以《攝大乘論》所言之「別時意趣」錯解《觀經》下下品之往生，他們將下下品的十聲稱名與一般稱念「南無大日如來」、「南無多寶如來」等相提並論，這是他們不知淨土門教理與聖道門教理的分際，而以聖道門的自力觀念來看《觀經》，故生此錯解。這種主張阻礙淨土門的弘通，很多人一聽便不修淨土了；《釋淨土群疑論》說：「攝論至此百有餘年，諸德咸見此論文，不修西方淨業。」

此別時意之謬見已於道綽禪師之《安樂集》第二大門第二章糾正之。今大師也奮然著作《觀經》的註疏，於第一卷便設立「會通別時意趣」之一節，以破斥攝論宗徒的唯願無行之論難。

此六字釋之文有內外兩面，外對聖道門中攝論宗徒的來難，顯明十聲稱名願行具足；向內究明彌陀弘願的救度，發揮念佛往生的深義。

「言南無者即是歸命」等二十六字是說明南無阿彌陀佛之六字中具足願行，其中「南無」之二字從機（眾生）的立場說明，「阿彌陀佛」之四字從法（彌陀）的立場說明。

「南無者即是歸命」：南無是歸命之意，歸命是歸順阿彌陀佛的救度，亦即是「二河喻」所言之「信順二尊之意」，故歸命即是「信心」。

「亦是發願迴向之義」：發往生之誓願謂之「發願」，迴轉自力歸向他力

（彌陀的救度）謂之「迴向」，「義」是德義之意。歸命之心具有願生的內涵，亦即之所以歸命乃是為了願生。

在此歸命謂之「即是」，發願迴向謂之「亦是」，這是因為「南無」的本身是「歸命」，故說「即是」，「即」是「當體全是」、「當下直接」之意，亦即是「等於」；而「發願迴向」是南無所具的德義，另外的一種含義（義別），故說「亦是」，而不說即是。

「阿彌陀佛者即是其行」：「即」是等於，當體全是之意，所歸之法體的本身是「行」，故說「即是」；「其行」之「其」字是指前面的南無歸命，阿彌陀佛之名號，是眾生若不生者不取正覺的圓滿萬德之洪名，以此洪名作為眾生往生之行業。眾生一旦歸命念佛之時，立即擁有此行，故亦名信行不二、機法一體。

「以斯義故，必得往生」：由於南無阿彌陀佛之六字洪名具足願與行，故必定於今世往生極樂淨土，曇鸞大師謂之「業事成辦」。

「願行具足」有三重之義：

1、法體名號具足願行：願是救度眾生的大願，亦即彌陀於因位之時五劫之間所思惟發起的大願；行是成就此願的行業，亦即是彌陀兆載永劫之間所苦修完成的大行。願行圓滿而成南無阿彌陀佛，因位的大願大行之功德都具備於名號中，故此六字名號毫無欠缺地具足此願與行。在此能具的是名號，所具的是因位五劫永劫的願行。

2、歸命信心具足願行：眾生聞其名號之威德時，名號成為眾生的信心，此謂之他力信心，此信心自然具足名號所具的願行，故說信心具足願行。在此能具的是信心，所具的是名號中的願行。

3、稱名念佛具足願行：眾生既然具足信心，則能相續稱名，其稱名是信心全現的稱名，亦即信心之體的名號當體顯現於口業，故一聲一聲的稱名都具足願行。在此能具的是稱名，所具的是信心中之願行，亦即名號中本具的願行。

法體名號具足願行有這樣的次第之故，大師說明名號之中具足願行；法體之名號既然具足願行，則如是信受而稱名，一聲一聲都具足願行；並非眾生自力積功而後具足。

依前面所述名號六字之全體願行具足故，以願而言，六字全體是願；以行而言，六字全體是行。不過大師將其分開解釋，以南無是願、阿彌陀佛是行，這是

順其意義的切近處而說的。

又，所謂「十聲稱佛即有十願十行具足」，並非一聲稱名具足一願一行，二聲稱名具足二願二行，十聲稱名具足十願十行；而是顯示法體之名號本身具足願行，故聲聲稱名，聲聲具足願行，無有一聲不具足願行。故一聲的願行與多聲的願行，都不離彌陀所迴施的願行，彌陀所迴施的願行即是往生的業因，業因既已圓滿，則一聲聲都是彌陀法體名號的顯現。

要之，所謂十聲稱名具足願行，並非稱念之時才具足，是所稱之名號本身即具足願行，今信而稱之，故十聲的稱名當然亦具足願行。譬如波之潤物，並非成為波才能潤物，而是本來水就具有潤物的作用，此作用波亦具足，故波能潤物。

六、要弘二門 念觀兩宗 隱顯廢立 從假入真

善導大師於《觀經疏》一開始便於〈玄義分〉「七門料簡」之第一「序題門」歸納《觀經》之內容而作出有名的「要弘二門判」，所謂：

娑婆化主，因其請故，即廣開淨土之「要門」；

安樂能人，顯彰別意之「弘願」。

其「要門」者：即此《觀經》定散二門是也。

定即息慮以凝心，散即廢惡以修善；

迴斯二行，求願往生也。

言「弘願」者：如《大經》說：

「一切善惡凡夫得生者，莫不皆乘阿彌陀佛大願業力為增上緣。」

《觀經》一部所說在此二門。

「要門」即是十三觀之「定善」及三福九品之「散善」。

「弘願」即是《大經》之第十八願，亦即彌陀「本願力」。

「要門」是自己修行定善或散善，迴向求生；此龍樹菩薩謂之「難行道」，曇鸞大師謂之「自力」。

「弘願」是全憑彌陀本願力，彌陀本願已預先為十方眾生完成了不可思議的救度力，亦即大願業力，十方眾生萬機不漏，善惡皆攝，弘廣大願，故名弘願；此龍樹菩薩謂之「易行道」，曇鸞大師謂之「他力」。

接著於第三「宗旨門」判定《觀經》之宗旨而言：

今此《觀經》：即以「觀佛三昧」為宗；

亦以「念佛三昧」為宗。

因為《觀經》一部的內容既然在說「要弘二門」，所以便有要門的觀佛與弘願的念佛之「念觀兩宗」，所謂「一經兩宗」。然而「觀佛」是自力難行之道，既非彌陀本願，也非釋尊本懷，更非十方眾生所能；而「念佛」是他力易行之道，是彌陀本願，釋尊本懷，十方眾生所能。因此《觀經》之〈流通分〉釋尊不付囑要門之法，而付囑念佛之法，釋尊自己「廢觀立念」（廢要門立弘願）而言：

佛告阿難：汝好持是語，持是語者，即是持無量壽佛名。

善導大師體悟彌陀、釋迦二尊一致之意而解釋說：

上來雖說定散兩門之益，

望佛本願，意在眾生，一向專稱，彌陀佛名。

《觀經》〈正宗分〉廣泛地細說定善之十三觀與散善之三福九品，依之而修雖有利益，迴向皆得往生；然而尚有更大的利益不在此定散兩門，而是在弘願一門，亦即《大經》第十八願念佛往生願（大經流通分謂之「大利無上功德」）。第十八願是阿彌陀佛對念佛眾生必生彌陀淨土的誓約、保證，十方眾生，信受彌陀救度（至心信樂）、願生彌陀淨土（欲生我國）、專稱彌陀佛名（乃至十念），必生彌陀淨土（若不生者不取正覺），所以釋尊在此《觀經》之〈流通分〉咨嗟讚歎地付囑阿難，要他「好持無量壽佛之名號」，亦即善導大師所解釋的「一向專稱彌陀佛名」，在此有一向任憑阿彌陀佛救度之意，因為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洪名具足全部功德，能救度十方所有眾生，任何眾生只要一向任憑彌陀之救度，專稱彌陀之名號，就已領受彌陀之全部功德，而不是要門所修的迴向求救之自力觀佛或自力稱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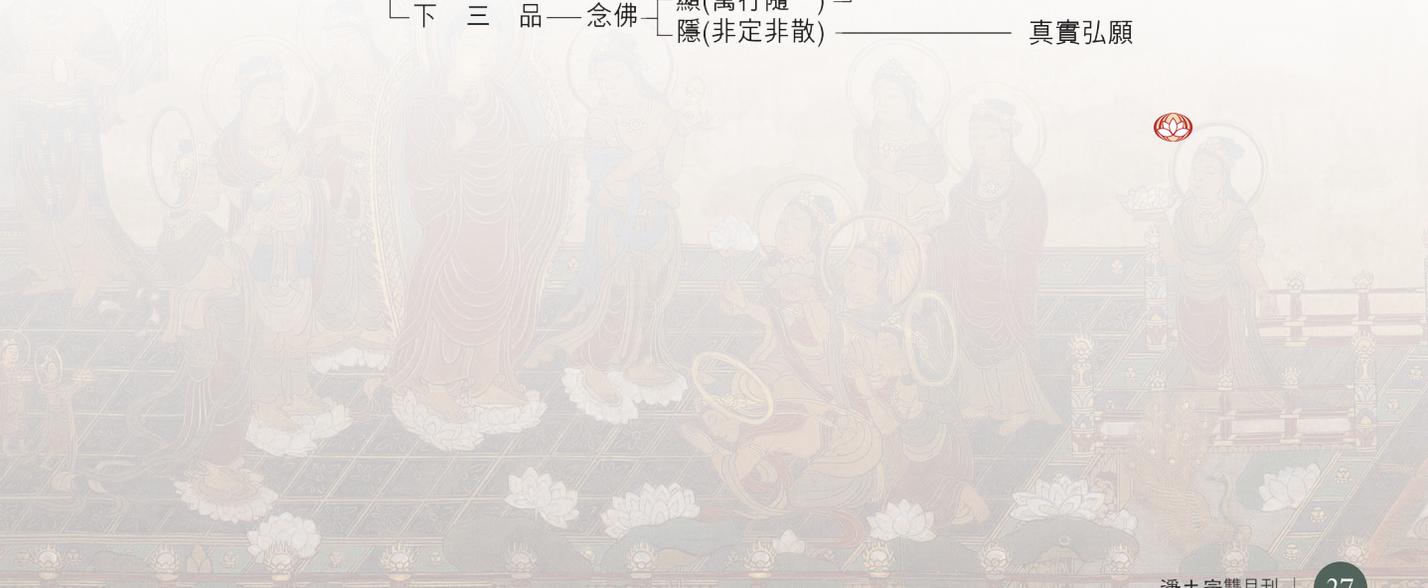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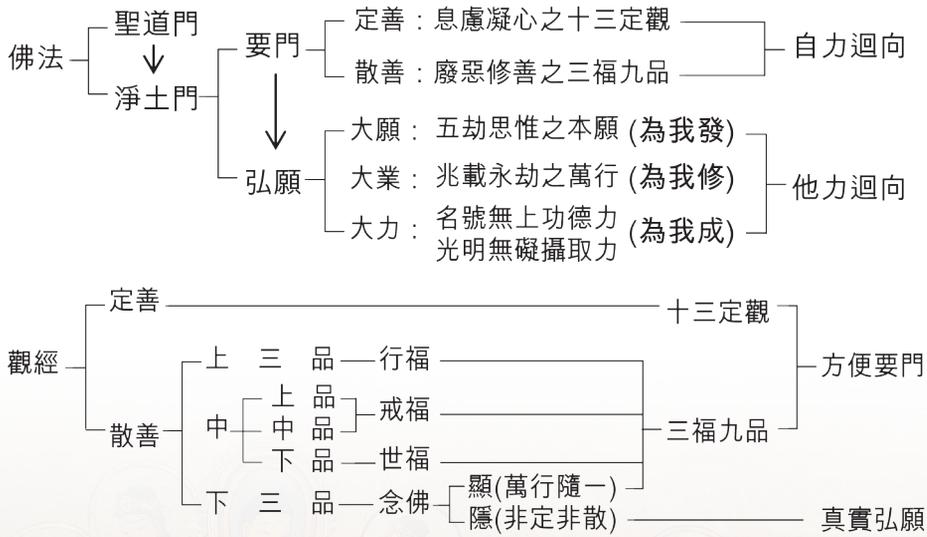
從「要弘二門」的「念觀兩宗」到「要弘廢立」（廢要門立弘願）、「念觀廢立」（廢觀立念）的「念佛一宗」，有「從假入真」（從方便入真實）的隱顯之意，亦即此是釋尊為了引導聖道門的諸種機類進入淨土門，再由淨土門中的要門導歸彌陀之弘願念佛的施設。故《觀經》的目的不在十三定觀或三福九品，而是在一向專稱彌陀佛名。附表於下：



念觀兩宗：今此「觀經」：即以觀佛三昧為宗；
亦以念佛三昧為宗。 — 觀經疏·玄義分—

念觀廢立：佛告阿難：汝好持是語，持是語者，
即是持無量壽佛名。 — 觀經·流通分—

上來雖說定散兩門之益，望佛本願，
意在眾生，一向專稱，彌陀佛名。
— 觀經疏·散善義—





略談淨土宗的戒律與行持

文／釋慧淨

問：淨土宗念佛人的戒律、行持是什麼？如何展現、宣達？

答：凡建立一個宗派，必須有類似「教章」的內涵，否則表示還沒有條件成為一宗一派；其中也必須有本宗的戒律觀。

我有編「淨土宗教章」，其中本宗戒律觀，就在第十五、十六則，意即「宗風一」（真諦）、「宗風二」（俗諦）。

「宗風一」（真諦）是就往生極樂世界的教證而言。

「宗風二」（俗諦），是念佛人尚未往生極樂世界，還在娑婆五濁惡世過生活，與家人、親友、社會相處的具體條文。我提出六點，這一些內涵都是佛經文所說以及古聖先賢之言。

這六條是適合普遍社會大眾的，而出家眾因為現出家相，必須有出家眾的威儀與心態，所以我要求出家眾都要背誦「宗風二」（俗諦），並且增加四則成為十條。

有關「宗風二」的內涵，也有出版一本書——《觸光柔軟》，這本書大部分都是我對出家眾闡釋宗風的內容。

「宗風」就是我們的戒律。

為什麼不用「五戒十善」呢？因為「五戒十善」是一般通途基本的戒，大家都耳熟能詳，只是其中比較細膩的地方，必須另有條文規範，所以我就寫出「淨土宗宗風」。而且「五戒十善」其實是不易受持的。

近代高僧弘一大師修持律宗，以淨土為歸，行持非常好。最後吐露心情，說他「比丘二百五十戒」固然做不到，連「五戒十善」也做不到，頂多只能做個「多分」的優婆塞。

受五戒、持五戒的居士，如果五戒通通做滿，就是滿分的優婆塞；如果受其中四條、三條，就是「多分」；一條、二條，就是少分。

這是一個老實修行人有實際的修行、反省，才講得出來的話。不然，連自己



是多分、少分或是比丘，都茫然不清楚，只有去實踐，才曉得我做到那裏，甚至能做到、不能做到。

先不講十善、菩薩戒，就五戒來說，我們都有受，可是我們是做不清淨、不圓滿的，如果沒有嚴格要求去做，當然看不出來做得到或做不到，一旦嚴格要求，就涇渭立判了。

所以不以「五戒十善」規範，但這十條宗風就儘量去做。這十條也不是說能做得好，而是儘量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有句話說：「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斯為下矣。」又說：「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就是這樣的心態。

我要求出家眾每一天背一次，同時思惟它的道理，每半個月大家一起來背，把它的道理落實在自己的三業行為上，乃至生活上，就是把這些精神內涵「融為骨髓，化成個性」。

我們的生命是什麼？曠劫以來第八識（阿賴耶識）中的「貪、瞋、癡、慢、疑」就是我們的生命、真實的自我。我們的起心動念都是從「貪、瞋、癡、慢、疑」展露出來的。第七意識執著第八識為我，又推動第六意識去造作。第六意識有分別、記憶、判斷的功能，我們用第六意識聞經判教，就曉得善惡，行善去惡、趨吉避凶。但學佛者，如果沒有時時刻刻去反觀自省，第六意識所了解的再怎樣深入經藏，都不得力，因為，都是第七意識在當家做主。第七意識本來就執著我，把阿賴耶識中許多惡種子執著為我本身，所以動不動流露出來的都是阿賴耶識中惡的種子。

學佛人、修行人，如果災難不能免除，命運不能改變，都是第六意識所懂的教理沒有應用落實在三業行為上。

所以，學佛人把了解的道理，時刻觀心反照，逢緣遇境，就以此做為標準，去面對人事物，而不是以生生世世以來的習氣做主。

阿賴耶識中「貪、瞋、癡、慢、疑」的惡種子就是習氣。習氣也有好的，但講習氣，大部分都指不好的。習氣不好，人就容易比較、計較、不平、不滿、抱怨、生氣，還有慳貪不肯佈施，瞋恨不肯容忍。這些都是習氣在做主。

學了佛，了解要破除慳貪、培養慈悲心，要守戒、忍讓、謙卑，不使貪瞋癡放肆橫行。

所以我們就以「宗風二」（俗諦）要求自己。當然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

比如「宗風二」第六條——「學佛大悲心，彌陀如何為我，我便如何為人」這一條，當然做不到。阿彌陀佛發願時，是聖種性菩薩（第八地到第十地菩薩），成佛之後，又是佛中之王，佛中之王所做的，我們怎能做得來？因此我們就是學習。所以「宗風二」第一點就說「對彌陀恭敬信順」，這是最基本的，因為彌陀是我們的本尊，我們依靠祂、向祂學；接著就要「對他人恩慈體貼、對自己謙卑柔和」。

這一系列在《觸光柔軟》中多少有闡釋到，可以參考。

所以我們的戒律觀，就是我們的宗風。行持，就是行持「宗風一」（真諦）、「宗風二」（俗諦）。也就是說往生之道，專一念佛；處世之道，就以「宗風二」做為準則。自己既以此來展現，也以此來宣導，自信教人信。

自己的三業行為不好，首先，別人就不會起恭敬心，你說的法，也不會接受了。往往肯定你的法，是因為你的行持好；如果行持不好，不管你以前說的法有多好，也當下失效了。

所以，佈教者首先三業行為要端正，而且要極其謙卑柔和，不貢高，不傲慢，不以自己多能為勝。儒家說「身教者從，言教者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摘錄自二〇一二年二月一日，淨宗書院座談）





淨土宗 宗風俗諦解 (二)

文／釋淨宗

第二條

敦倫盡分，閑邪存誠，奉公守法，為世良民。

第一句說明處理社會人際關係，第二句說明個人用心，第三句說明公共責任，第四句總結。

敦倫盡分

敦，恪守。倫，人際之尊卑長幼關係。

敦倫盡分：與人相處時，擺正自己的位置，盡到自己的職分。

人處在複雜的關係網絡中，人與人交往，相互之間立即產生一種關係。這種關係的形成有它必然的內在要求，不能隨便改變；同時要求各人擺正自己的位置，盡到自己的職分：這是社會正常運轉的基石。如果忽視人際關係的內在必然性、穩定性、規律性，任性而為，社會人心就會大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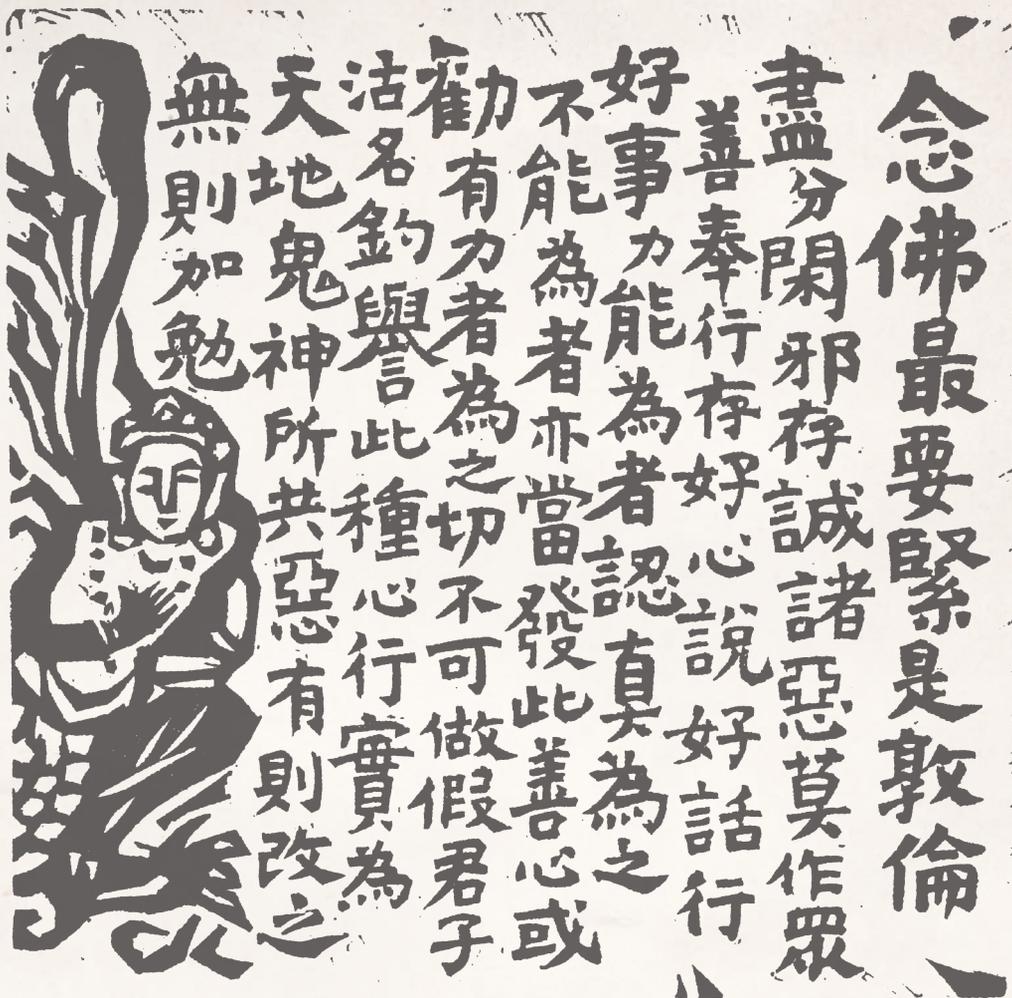
比如桌子必須高大，在上；椅子必須低小，在下。桌椅配在一起，各有自己的位置，堅守自己的職責，發揮自己的作用，這才是天然合理的關係。假如反倒過來，怎麼吃飯、寫字？桌子也廢了，椅子也廢了。

物沒有心，不說話。桌椅的關係一旦確定，即是恒定，互相配合，各適其才，各盡其用，和諧相處，不會有平等不平等的問題。桌子不會對椅子說「看，我就是比你高大」，椅子也不會不平地說「為什麼我要矮桌子一等，被人家的屁股坐著」。

人有分別心，不能安於本分，總是比較、計較，才会有不平。平不平完全是一顆心，事情沒有什麼平不平。山高海深，本來如此，有什麼平不平呢？故對於分別心、計較心、不平心重的人類，「敦倫盡分」的訓誡就特別重要了。

父子、夫妻、上下級，各各都要擺正自己的位置，也都各自要盡自己的職責；否則即是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

有青年初入社會，即渺視領導，認為：「他憑什麼管我，我憑什麼要被他管？」此種想法，即是破壞倫常，大非所宜。只有在服



版畫 / 邱忠均

念佛最要緊是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存好心，說好話，行好事。力能為者，認真為之；不能為者，亦當發此善心，或勸有力者為之。切不可做假招子，沽名釣譽。此種心行，實為天地鬼神所共惡。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印光大師法語）



從領導、尊重秩序的前提下，努力盡到自己的職分，才能引起關係的自然轉化，今日受人領導，未來可能領導他人。即使成為最高領導，面對過去，仍存感恩敬重之心。譬如種子突破胚胎出土，沒有胚胎，哪有芽種。

敦倫盡分是君子，反之是小人。故說：「君子素位：在富貴，素於富貴；在貧賤，素於貧賤。」

出了家，一些世俗之間的倫常關係隨之轉化；但同時也有了新的倫常關係，比如師徒、同道、僧信，必須謹守奉行，把持得當。其中最主要的是師徒關係，佛法賴此薪傳，眾生依此得度。

又念佛人一切關係中，最重要、最根本的即是「我與佛」的關係，這是真諦，由此規範俗諦。

閑邪存誠

閑，約束，防止。邪，不正的心念；與「誠」相對，凡是不正直、不誠實、不光明磊落的念頭，皆為邪。閑邪存誠，是指平時起心動念，要約束邪念，保持真誠，其用心很細。

「閑邪」與「存誠」互相作用。若能閑邪，自然存誠；誠存於內，百邪不侵。

《中庸》：「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誠是事物的本來狀態。誠的境界很高，極之成聖成佛。

雖然念佛，心中卻懷疑不能往生，即是不誠；妄圖累積世善達成往生，即是邪曲。

奉公守法 為世良民

一人為私，二人為公。凡是與人打交道，便不能自專，必須奉公。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有生意大家做，有錢大家賺，也是一種奉公。只想自己好，不顧他人死活，便是私。

世間法律是眾生共業消長的具體條文化，因果無形作用的有形化。守法便是信守因果，敬服大眾。法律不恒定、不完善，隨眾生共業消長而變化，有明顯的滯後性；但在沒有修改之前，有相對的穩定性和強制約束力，若有觸犯，即需承受相應的懲處。🌀



惜福與環保

文／釋淨宗

「惜福與環保」，為什麼講這個題目呢？因為從悟真寺到弘願寺，我看到、聽到一些相關的事情，感覺這個題目有必要和大家談一談；今晚蓮友比較多，這個題目也有共通性。

當然，這個題目和念佛往生沒有關係。念佛往生是真諦門，求生西方極樂世界是根本的大命題。與念佛往生相比，這就是小題目了，很小很小。但所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就俗諦來講，這個題目也很重要。

「惜福與環保」，「惜福」就是珍惜我們的福報；「環保」，環境保護，是現代的一個命題。

一、惜福

我小的時候，物質生活比較匱乏，父輩很節儉。由於有這種生活經歷和教育，對物質的追求是比較低的，節約的觀念——佛門裏叫作惜福——是自然形成的。

現在是消費時代，物質非常充裕，不容易形成惜福的觀念。比如

桌子上灑了水，本來拿抹布擦一下就好，但現在的人往往喜歡用餐巾紙，一次抽好幾張，一擦一扔，一擦一扔，非常不可思議。

年輕人沒有辛苦勞作的經歷，所謂「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這樣的心態比較少見。尤其作為出家人，可以講是不勞而獲的，如果沒有惜福的觀念，是有缺失的。同時，如果沒有愛惜物力的觀念，反而很講究享受，這個團體是沒有力量的，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所以，今天晚上主要就這個話題和大家說一說。這個話題，對道風的建立，對僧團的發展，對眾生的攝受，都至關重要。

為什麼要惜福？人在世間生存，做任何事情，主要是靠福報。我們的福報是前世帶來的，今生是在消費。如果不愛惜福報，白白浪費，實在是太可惜了。想培福、積福，有很多方法。其實算起賬來，包括我自己，恐怕每天都是負分，正分不多，因為一般都在消耗，並沒有培福，很多培



福的機會送到面前都錯過了。福報消耗之後，做什麼都不順。我們在這個世間，點點滴滴，哪怕是在野外走路時能喝到一口水，也要有喝這口水的福報，不然這口水喝不到。做鬼，就喝不到水。還有，別人送東西給你，你也要有福報才能消受。他送東西給你，花的是他的錢，消的是你的福報。比如有人送我一套衣服，五百元，如果我接受了，從賬上扣他的錢，但是消了我的福。我是不會那麼傻的，「對不起，我現在用不著，有這一套就夠了。這一套五十元，可以，挺好。」如果不懂得，收下了，好了，福報消了，那就虧了。有時候做事情很順利，是因為有那個福報；有那個福報，就有很多人幫忙，不管財力上還是人員上。沒有那個福報，做起來就很難。

所以，一方面是我們過去積累的福報不多，要愛惜；另一方面，更積極的，就是要培植福報，那是另一個話題。

怎樣惜福？有三方面：一是物質方面，二是身體方面，三是精神方面。

（一）物質方面惜福

物質上，就是要節儉、適宜、簡樸、適當。所謂適當，就是個分寸問

題，不要浪費，這就叫惜福。惜福是佛門裏的優良傳統。我們賴以生存的物質，比如說水，用水要惜福。水龍頭在那裏滴著，漏著，我們就要把它關緊。用水要儘量節省。佛陀制定的戒律當中，出家人每天用多少水都是有規定的，我們多數人都是超標的。其實，一天也用不了那麼多水。比如洗臉水、洗腳水，可以拿來沖廁所；刷牙一杯水用不完，可以留半杯下次刷牙繼續用，不要把它倒掉，倒掉就浪費了。弘願寺打了一口井，我們用的是地下水，要儘量節約，因為地下水資源很寶貴。中國的淡水資源是非常貧瘠的，所以要愛惜，不隨使用一口水。浪費了一口水，比丟掉一百塊錢還要心疼。因為這一百塊錢是個貨幣概念，並沒有浪費實物，不必看得很重，丟了就丟了；但是水和糧食如果浪費了，就真的浪費了。饑餓的時候，錢不能讓你活下去，但是有一塊麵包就能讓你活下去。

節電也要形成習慣。住眾不應該自己在房間裏燒吃的——我們這裏曾發生過一次火災。如果你生病了，有特殊情況，可以和常住師父說一下，那就另當別論了。一般情況下，不應該這樣，而且耗費的也是常住的電。用電暖器也要適度。有的甚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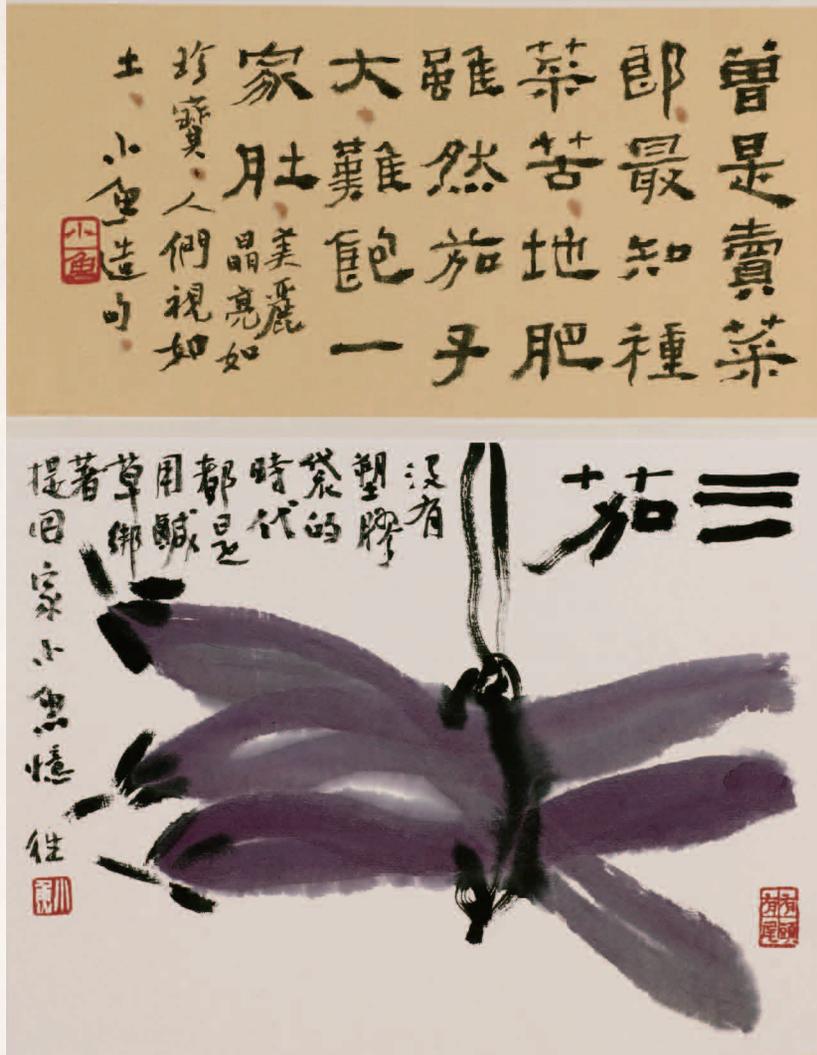
走了，兩根電熱管還在那裏亮著。常住關心我們，怕我們凍著，我們要自覺，出門就關掉，不是太冷就不要用；晚上睡覺，人在被子裏，電暖器還在那裏點著，就沒有意義了，點一晚上，費多少電！如果是生病等特殊情況，需要保暖，那可以，有助於恢復。睡覺要把被子蓋緊，不要透風，腳下放一個電暖寶就很好了。電燈，出門都要注意關上。電腦，不用的時候，立即關閉。網路，通訊費即使交過了，比如包月、包年，如果不用網路的話，一定要下線。我們下線，別人就可以快一點。不能因為繳過費了，就一直掛著，這樣的心理是不健康的。就像路一樣，這條路你又不行，你把車停在那裏，別人開車就不順暢，這都是在消耗福報。

住賓館的時候，如果連續住幾天，也不必換床單。明天還是你住，後天還是你住，用同一張床單不是挺好嗎？你家裏的床單也不是天天換。雖然你付了錢，但是別人要為你服務，還要用洗滌劑，很污染環境。出門在外，儘量帶自己的毛巾、牙刷，少少地用水。有的人洗澡，打肥皂的時候水還在那裏淌著。淌著幹什麼呢？「反正花了錢，讓它淌著唄。」這樣的心態都是不正確的。衛生紙也

要節約著用，一張一張地用才好，不要浪費。要力行節約，處處留心。

還有穿衣服，我覺得我也很浪費。穿衣服的浪費體現在哪裡呢？一個原因是，給我送衣服的人特別多。我在這裏拜託大家，南無阿彌陀佛，不要再給我送衣服了。因為衣服送給我之後，我幾乎不能再送人了，都是量體裁衣的，像我這麼瘦的人找不到第二個了。衣服多了，我就不得不去為它們找主人，想辦法處理，很麻煩。現在都不缺衣服穿。所以，如果打算買東西送人，先要問一問，看人家需要不需要。衣服一大堆，我就要簡化，可是減了以後又收回來了，為什麼？這就是我穿衣服浪費的第二個原因：我這個人熱一點也不行，冷一點也不行，所以要準備好幾套。比如毛褲，要準備一條薄的、一條厚的，棉褲也要準備一條薄的、一條厚的，這樣的話，就四五套了。佛說三衣一鉢，這已經好幾套了。如果身體好，薄一點厚一點都行。

衣服穿完之後要收好。換個地方，或者換季了，有人會把衣服一扔，這樣很不好。要把它收拾得乾乾淨淨，放好，來年再穿。一套棉毛衫可以穿很多年。我喜歡穿舊衣服，新衣服都送人。舊衣服才是好衣服，穿



圖文 / 小魚

曾是賣菜郎，最知種菜苦，地肥雖然茄子大，難飽一家肚。
美麗晶亮如珍寶，人們視如土。
沒有塑膠袋的時代都是用鹹草綁著提回家。小魚憶往。

著得體，也很軟，穿著還有感情，也習慣了，所以舊衣服我一般是不捨得送人的。

對食品，也要惜福。大寮的執事就要特別費心，不要做多了，做多了浪費。當然，人數來往不定，不好掌握，要儘量用心估量。夏天食物不好保存，餿了壞了就只好餵鳥、餵魚了。菜葉，不要輕易丟掉，丟掉就很

可惜，非常非常可惜。它長出來是不容易的，要經過多少陽光雨露，吸收多少日月精華長成一片菜葉，明明是可以吃的，幹嘛把它扔掉？「它黃了」，不就那麼一點點黃嘛，還是可以吃的；「上面有蟲」，就那麼一點點蟲斑，摳掉就好了嘛。還有白菜根兒，切薄一點，煮著很好吃的。菠菜根兒也很甜，很好吃的，為什麼要把

這些扔掉？這些，要儘量吃掉。我們要有珍惜食物的心，福報也是從心產生的。

有機會，我希望大家過一過艱苦的日子。體驗一下簡單而艱苦的日子，有助於我們精神力的提升，也有助於我們心靈的成長。富裕的生活，往往會腐蝕我們的心靈。錢不是好東西——當然，如果你已經到了那個高度，它也可以成為好東西——它的腐蝕性特別大。安逸的生活腐蝕性特別大，會污染我們的心靈，讓它生鏽。就像鼻孔被堵住了，呼吸都很困難。所以，有成就的人，往往從小生活在艱苦的環境中。現在的物質生活比較優越，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人都要自覺和警惕。

（二）身體方面惜福

身體方面也要惜福，因為身體是我們福報的基礎。愛惜身體，並不是懶惰懈怠，適度的勞作有利於身體健康。起居要有規律，飲食要有節度。不要熬夜。熬夜的話，不遵循天地日月的運行規律，就會消福。過於熬夜，或者過於操心、憂慮，都會消耗體能的。

（三）精神方面惜福

精神方面也要惜福。精神方面的耗費，要比身體方面的耗費大得

多。精神上，要平靜、知足，這就是珍惜福報。如果心很鬧騰，不知足，不平靜，妄念特別多，這樣就消損福報。要穩當一點，不計較，不抱怨，不生氣，這樣消福報就少。生氣，消多少福報啊！一生氣，血壓就上升，甚至有的人就得腦溢血了——福報消掉了嘛。抱怨，是很消福報的。抱怨師父，抱怨團體，抱怨道友，這是最消福報的。抱怨沒什麼意思，抱怨多少還要返回多少，不是抱怨完了就完了。要會算賬。所以，凡事隨緣，心情就會平順一些。不計較，這樣你過得就比較自在，在精神這方面，不多消耗福報，這樣就好一些。

惜福，簡單講這幾方面。最明顯的，是物質的層面。尤其在我們出家團體、念佛蓮友的道場裏，要「愛護常住物，如護眼中珠」。常住的物品，哪怕一滴水、一片菜葉，都要像愛護我們的眼珠一樣，不能揉進沙子，要悉心保護。「佛門一粒米，大如須彌山」，這些話都是很經典的，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平時要注意到。

二、環保

「環保」是個現代名詞，它和惜福是相通的。只要惜福了，一定環



保。環保是現代人提出來的，佛門也是最講究的。按佛門的方法去做，一定是最環保的。

「環」是環境，就是依報。淨土法門，極樂世界是最環保的，依報環境最好。現代的很多生活方式是不健康的。

在佛門當中，以我個人來講，說到極簡，就是一件事：念佛，勸人念佛，這是我的心願。如果稍微寬鬆點，能做第二件事，我願意做環保。我有個願望：敬亭山那邊的荒山頭，希望有機會把它綠化起來。

希望大家都過上環保的生活。我們生活在這個環境當中，應該保護它，愛護它。現代很多生活方式是不環保的。比如說，我們出門要開車、坐車，尾氣的排放導致空氣污染——空氣不環保。現在的土壤也不環保。吃菜也吃不到以前的味道，因為現代農業打農藥，用化肥，土壤變了。我們在生活中，經常用洗滌劑、洗衣粉——希望大家儘量少用或者不用，拒絕洗滌劑。有人說「不行啊」，什麼叫不行？發明洗滌劑之前大家照樣洗盤子，怎麼就不行呢？哪有不行的？只是你用習慣了。炒菜不要放太多油，那都是浪費，沒有必要。寺院裏最可能浪費的，就是齋堂。因為吃

素，怕沒有油，菜幾乎都是油泡出來的，既不衛生，又不環保，也不節約，雙重浪費，多重浪費。這是沒有正確的觀念。現在的水也不環保。大量的污染物流到水裏，鋪天蓋地，令人觸目驚心。海裏的發泡塑膠、塑膠袋，形成一個大島，衛星拍照，有多少平方公里。水裏有很多毒素，魚都不能生長。以前鄉下的田溝裏有很多魚，就覺得很親切，很有生命力。現在到農村水田裏，還能捕到魚嗎？根本就沒有了。螢火蟲，我小的時候經常看見，飛來飛去。去年夏天我在鄉下住著，很遺憾，一隻螢火蟲都沒有看到。看見有一個亮亮的東西在那裏飛，心裏很歡喜，以為是螢火蟲，結果抓來一看，長得很醜，很恐怖的樣子，不是螢火蟲，是另外一種蟲。螢火蟲對環境要求比較高。不環保，生活中缺少了多少美！

所以，對很多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我們要有自覺性。有錢人買棟新房，裝修得很複雜，花錢買罪受，不知道是圖什麼。裝修完之後，房間裏甲醛特別多，很多人有不良反應，甚至生病住院，何苦呢！簡單刷白了就很好。

悟真寺附近有閒置的農村土房，我很想買一間，重回少年時代。腳下

可以踏著泥土，天花板是黑的也沒有關係，窗戶小一點也可以，我覺得這樣很踏實。當然，電還是要有的，不然沒法用電腦。我現在習慣拿一個本子，有時也在上面寫，不能光用電腦。電腦用久了，都不會提筆寫字了，很多字都忘記了。有些東西是不能代替的，科技再發達，吃飯還是要用勺子和筷子，不能安個機械手，坐在那裏讓它餵飯吃。提筆寫字是基本的。

在這個世界上，除了念佛人，我最尊重的職業就是收破爛。對收破爛的人，我一般都要多看他們一眼。只要收到我的門前，一般都會白送給他，因為他是在做一項非常偉大的事業。有一天，悟真寺有人來收破爛，一位居士陪在旁邊一起秤，一起數，得到十塊四毛錢，入了財務帳戶。我說，這個十塊四毛錢可以不要，廢品送給他就好了，他也會很願意經常來為我們服務。而且他把這些廢品拿去重新加工利用，這是很好的事情，我們自己也沒辦法處理。甚至他們都在垃圾堆裏把廢品翻揀出來，我覺得都非常好。

出去買菜的時候，可以提一個環保袋，不要圖方便用塑膠袋。如果什麼都用塑膠袋裝，廚房裏的塑膠袋

會特別多——塑膠袋還是少一點好。我在大連住過，附近有一片松樹林，就去散散步，結果去了一趟就搖著頭回來了。因為那裏風比較大，松樹林裏幾乎每個樹杈上都掛著塑膠袋。紅色、黑色、白色的，大煞風景。希望大家買菜的時候，自帶一個籃子或者環保袋。

我們買東西的時候，不要買那些過度包裝的物品。過度包裝，一盒月餅大概五元錢、八元錢，一包裝就變成五十元、八十元。木板的、彩封的、燙金的，裝飾得很好看，這些都不適當，我們應該拒絕購買這種過度包裝品。

洗碗的時候，儘量不要用洗潔精。洗潔精對水的污染特別大。只要大家有這個概念，慢慢做——當然我們不能拯救地球，我們還是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但是我們的心會得到安慰。進一步，再昇華一層，心靈變得澄淨，平靜，知足，安貧樂道，這樣不僅是珍惜福報，也會增長福報。

今天晚上談的題目有點瑣碎，有的內容也是以前談過的。希望在座的每一位都樹立這個觀念，佛教團體本身就有這個優良傳統。

(2013年3月23日講於弘願寺) 

宗祖與初祖之間

文／釋淨宗

問：慧遠大師是初祖，善導大師是宗祖。初祖與宗祖有什麼不同，與其他祖師有何差別？

答：一宗之開宗祖師稱「宗祖」，由宗族向上逆推，與這個宗派淵源關係最早的祖師為「初祖」。

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至隋唐時期中國佛教各宗成立，故各宗宗祖皆為隋唐時代的中國境內祖師。初祖的時間則較早，有的為中國祖師，如淨土宗以東晉時代廬山慧遠大師為初祖；有的更加上溯至印度佛教，如天臺宗以佛滅後七百年出世之印度龍樹菩薩為初祖。

歷史上，一個宗派往往有多位祖師，以淨土宗為例，或說十三位祖師，或說十五位祖師。一般人對宗祖認識不夠，而將宗祖與其他祖師平等齊觀，以為都是祖師，都差不多，其實宗祖在一宗之內佔有絕對崇高的地位，非其餘祖師可比。

今以淨土宗宗祖善導大師為例，略明宗祖之特殊行德。

一、一宗之實際創立者。所謂開

宗、創宗，即在善導大師之前並沒有淨土宗，善導大師之後才有淨土宗；離開善導大師便沒有淨土宗，有了善導大師才有淨土宗；淨土宗等於善導大師思想，善導大師淨土思想即是淨土宗。

二、一宗教理之集大成者。所謂集大成，如江水集各支流之大成，海水集諸江河之大成。善導大師之前，淨土宗有關教理雖然含在龍樹、天親、曇鸞、道綽等菩薩、祖師的教著之中，但都是端倪的、隱含的、階段的、局部的，善導大師秉承龍樹、天親、曇鸞、道綽之教，而更加組織化、系統化、規範化；著作《觀經疏》等五部九卷教典，方成磅礴廣大之淨土宗理論。淨土宗教理到善導大師發展到了頂峰，後人不過隨學延續而已。

三、一宗行儀的規範者。佛法修持向來教行並重，以教導行，以行證教。一個宗派的創立，必須有圓熟的宗派理論，以及明晰的行業規範，方為圓滿。淨土行法很多、很龐雜，一



般人皆只鱗片爪地或修觀想，或修三福迴向，或重持戒，或重發菩提心，或亦稱名，對諸種行法之間的相互關係、何者為勝、依何道理、如何安心等等概不明瞭，只是隨個人喜好，茫然而修，互爭高下。如此雜亂無章的狀況，與儼然有序的宗派行儀豈有半點相應。

善導大師立於淨土三經、阿彌陀佛第十八願的立場，判定正雜二行，正助二業，立五種正行，獨以稱名為正定之業。確定淨土宗三心、四修、五念之安心、起行、作業，使得一宗行法之間的關係朗然清楚，一向專稱彌陀佛名成為最高準則，牢不可破，專修之人十即十生，雜行之人千中難得五三往生者：金口誠言，萬代不易，古今相傳，莫不遵依。

淨土宗特重行持，即使一字不識，一文不通，只要依據善導大師所立「一向專稱彌陀佛名」，無不往生，簡而又簡，捷而又捷，這對於芸芸眾生的恩德，真是廣大莫名。

四、一宗證悟最深者。淨土宗念佛三昧為諸三昧中王。在淨土宗的念佛實踐上，善導大師深證十三定觀的觀佛三昧，及稱名念佛三昧，極樂勝境常現眼前，如來慈尊，親炙無礙。口稱一佛，便放一光，神蹟感應，不

可思議，其他祖師難望其項背。

五、行化影響最巨者。在教理、行持、證悟、化他、方便、神蹟諸方面，只要其中一項行超眾人，便被視為高僧，或被推為祖師。但善導大師作為淨土宗開宗祖師，卻圓滿具備以上各方面的行德，而且都達到登峰造極、爐火純青的程度。僅就化眾之善巧方便而言，大師便具有佛教造像、繪畫、詩歌、音樂、書法、梵唄、法事儀軌各方面傑出的藝術才華。故大師教化影響至為廣大深遠。

由於善導大師，終使一句阿彌陀佛成為淨土宗萬世不易、唯一不二之至宗。

由於善導大師，終使一句阿彌陀佛涵蓋整個佛教，成為整個佛教的標誌。

由於善導大師，終使一句阿彌陀佛深入國人心靈，不期然而然，出口成誦，相沿以習，普遍地存在活躍於日常生活語言中。

由於善導大師，終使一句阿彌陀佛成為中國、日本、韓國、東南亞等世界華人文化圈普遍共同的信仰，精神貫通的紐帶。

六、後世讚仰歸依者。善導大師之後，淨土宗代代相承，仍有多位祖師。這些祖師雖然各有殊勝的功



德，因而受到後人推崇，但就他們本身與宗祖善導大師相比，皆一致尊仰善導大師乃是阿彌陀佛化身，所說即是佛說。故不僅不是一般認為的祖師與祖師的平等關係，甚至也不是老師與弟子的高下關係，而是古佛與凡夫的凡聖關係，是能教與所教、能化與所化、能依與所依的關係。其尊善導大師如平地仰望日月，似溪澗嚮往大海，歸依情深，謙德照人。

七、譬喻。如果把淨土宗比喻為一座莊嚴的大廈，初祖慧遠大師創白蓮社，首開彌陀信仰之風氣，其功績如開荒闢壤、平整土地。

二祖曇鸞大師《往生論註》，指出「凡夫往生彼土，及彼菩薩人天所起諸行，皆阿彌陀如來本願力故」，以「彌陀本願力」為淨土教理的根本、基礎，喻如打下堅實的地基。

三祖道綽大師《安樂集》判聖淨二門，喻如從地基上立柱。

四祖善導大師「五部九卷」全面開創淨土宗，喻如淨土宗大廈全面完工。

其後各祖喻如對大廈細部裝潢，添置器具，以使更加適居周便等。🌸

善導大師未訪廬山

文／釋慧淨

問：一般《善導大師傳》，都曾提到善導大師曾經前往廬山瞻仰慧遠大師的遺風，而慧淨法師所撰述的《善導大師略傳》，卻未予提及，何故？

答：被南宋時代天台宗之僧人推舉為中國淨土宗初祖的慧遠大師，生於西元334年，乃魏晉時代高僧，受到後世淨土行者高度的崇敬是在中唐以後。特別是宋代的淨土行者比較追慕慧遠大師之高風。與這相反的，對於從曇鸞大師到道綽、善導等，一貫相承、次第開展的淨土教理與修習方法，可謂與慧遠大師毫無淵源。

當然，善導大師曾深入禪定的念佛三昧，也曾撰述一部《般舟讚》，不無共通點；然而對慧遠大師的關注，在善導大師五部九卷的著作中，未曾出現。

若論慧遠大師並未有關於淨土教理的系統著作，至於其淨土修行方法，猶如《觀經》要門，係以息慮凝心的觀想為中心的般舟三昧。然而，這種方法是難行道而非易行道，姑不論後

代，即當代修持的行者亦不多見，成就者更少。故慧遠大師往生（西元416年）之後，無人繼承其法，直到唐初二百多年間，他的淨土思想與修行方法對當時淨土行者並沒有多大影響，也沒有廣泛傳開，亦即在淨土一系中，至唐初時仍然沒沒無聞。因此，唐初迦才大師在《淨土論·序》中說：「上古之先匠，遠法師、謝靈運等，雖以僉期西境，終是獨善一身；後之學者，無所承習。」

有關善導大師尋訪廬山的記載，只有宋代的王古居士所寫的《新修往生傳》下卷之〈善道傳〉，其文說：「欣慧遠法師勝躅，遂往廬山，觀其遺範，乃豁然增思。」在這之前的任何有關傳記全無記載。因此所謂善導大師尋訪廬山一事，在史實上可信性很薄弱，這或許是在中唐以後，淨土行者對慧遠大師的崇拜逐漸擴大，因而善意地拉近慧遠流與善導流的接觸所產生。

善導大師傳記最為可靠的是與善導大師同時代的道宣大師所寫《續



無量壽佛說法會

高僧傳·善導傳》與時代相近的少康《瑞應刪傳》。

前者記載說：

近有山僧善導者，周遊寰宇，求訪道津，行至西河，遇道綽禪師，唯行念佛，彌陀淨業。既入京師廣行此化，寫《彌陀經》數萬卷，士女奉者，其數無量。

後者記載說：

唐朝善導禪師，姓朱，泗州人也。少出家，時見西方變相，歎曰：「何當

託質蓮臺，棲神淨土。」及受具戒，妙開律師，共看《觀經》，悲喜交歎，乃曰：「修餘行業，迂僻難成；唯此觀門，定超生死。」遂至綽禪師所。

善導大師傳記雖多，但以前二傳最為信實可靠，宋朝以後之傳記，則大多揚襲宋人所寫的《淨土往生傳》與《新修往生傳》，此二傳離大師已有四百年之久，其可靠性總不如與善導大師同時代或時代相近之作者所撰的《續高僧傳》與《瑞應刪傳》。

唯心淨土答問

問：聽說「唯心淨土，自性彌陀」，只要心淨則土淨，又何必求生西方呢？

答：（一）

彼西方淨土，無貪無戀，無瞋無癡。吾心能無貪無戀、無瞋無癡乎？

彼西方淨土，思衣得衣，思食得食；欲靜則靜，欲去則去。吾思衣而無衣，則寒惱其心；思食而無食，則饑惱其心；欲靜而不得靜，則群動惱其心；欲去而不得去，則繫累惱其心。是所謂「唯心淨土」者，誠不易到也。

彼阿彌陀佛，福重山海，力挈天地，變地獄為蓮花，易於反掌；觀無盡之世界，如在目前。吾之福力，尚不能自為，常恐宿業深重，墜於地獄，況乃變作蓮花乎？隔壁之事，猶不能知，況乃見無盡世界乎？是所謂「自性阿彌」者，誠不易到也。

然則吾心可以為淨土，而猝未能為淨土；吾性可以為阿彌，而猝未能為阿彌，烏得忽淨土而不修，捨阿彌而不欲見乎……。《大阿彌陀經》云：「十方有無量菩薩，往生阿彌陀佛國。」彼菩薩尚欲往生，我何人哉，不欲生彼？是果勝於諸菩薩乎？

由此言之，「唯心淨土，自性彌陀」者，大而不要，高而不切，修未到者，誤人多矣。不若腳踏實地，持誦修行，則人人必生淨土，徑脫輪迴。與虛言無實者，天地相遠矣。（《龍舒淨土文》卷一〈淨土起信五〉）

（二）

禪家極智慧而明心見性，常謂自性彌陀，唯心淨土；然與彌陀及其淨土相較，何啻天淵。以彌陀及其淨土，乃經五劫之思惟，永劫之熏積；吾人即雖明心見性，尚未三祇百劫，況乎五劫永劫之彌陀！然若但念彌陀，往生其土，則光明壽命，同佛無異。（慧淨法師）

淨土 | 釋疑

問：如果願生心強，對第十八願有正確的了解，自然就會念念不捨。如果沒辦法念念不捨，是不是應在「機法兩種深信」方面加強？

答：其實「念念不捨」是很自然的，一個人如果有「機法兩種深信」，就會毫不勉強、自自然然的流露，因為有嘴巴就能出聲，有心就會起心動念，只是將它轉為名號而已。

學佛的基礎是建立在信仰「因果業報」，如果「因果業報」的觀念不深，就沒有學佛的基礎，因為他不會有出離三界六道輪迴的觀念，如果對「因果業報」不肯定、不深信，那他不算是真正的佛教徒。而我們這個法門是在深信因果業報的同時，更進一步深信自己是永遠在六道輪迴的根機。當我們真的面對自己的貪瞋癡、起心動念、言語行為，一定會發現自己罪惡很深；之所以沒有發現身、口、意是惡多善少，是因為沒有時常自我反省，或者不知反省，也就是沒有常以「法鏡」來照自己。

什麼是「法鏡」？譬如《無量壽經·下卷》的「三毒五惡」段，那就是法鏡。常以法鏡來照自己，我們罪惡的身心就會原形顯露，曉得自己大部分是惡多善少，而認清自己是下劣的根機。我們學佛是要修正自己的起心動念、言語行為，而不是要求、指責別人。所以真正的修行人，他只管自己，不管別人，只是不斷發現自己的缺點，一直懺悔改進。

問：初學淨土的人，如果沒有辦法在聽的當下就百分之百的信，是不是先以信順的態度來稱念名號？

答：對！就是先接受。

雖然善知識所傳的教理我們還有疑惑，不能百分之百的肯定，可是如果能先接受，再一步一步的去理解，這樣也可以。因為每個人的根機不同，除非宿世薰習深厚，這輩子才能一聽就信受，否則總會有疑問的地方。那怎麼辦呢？就先接受，再逐步的去理解，這樣的話，真正理解到哪裡，信就到哪裡了。「理明信深」就是這個意思。

法要入心，也是隨個人根機不同，但總離不開多聞薰習；經常多聞薰習自然就能漸漸深入阿賴耶識。

佛教很強調「多聞薰習」，儒家也說「學而時習之」、「溫故而知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人家一次會的，我們就一百次，人家十次就會的，我們就一千次。一次再一次，多次的、不斷的、長久的去薰習，終有一天就會徹入、通達。

我們出版的這一套書都有把這個法門最根本的經典、最有權威的祖師傳承、最重要的法語都清楚明白的列出來，只要大家用心閱讀，應該是可以讓人確信的；如果還不能百分之百的確信，就將這些佛說祖語背誦起來，多多吟詠思惟，這樣終會徹入的。🙏

淨土宗 小常識

● 本尊

本有而於出世間為最勝最尊，故名本尊。又於諸尊中以其尊為本而尊崇之，故名本尊。「尊」，有最根本、最重要，最勝、最尊、最貴，獨一無二、無可替代之意。本尊是信仰者的根本唯一所尊，是信仰者的全部生命所托——有此本尊就有自己的生命，無此本尊就無自己的生命，自己解脫的生命，成佛的生命，全憑本尊。因此，本尊如王，最尊、絕對、無比、唯一，獨一無二，亦無三四。本尊依宗派、堂宇之不同而有所別。

淨土宗本尊為阿彌陀佛，唯以阿彌陀佛為我們的救主、為我們的主人、為我們的生命。一切都歸向南無阿彌陀佛，一切都以南無阿彌陀佛為根本，非其他的佛菩薩，亦非西方三聖，獨尊阿彌陀佛一佛。

● 聖淨二門

即聖道門與淨土門。源出道綽大師的《安樂集》。

聖道門指不論大乘、小乘，在此世界修習無漏聖智、斷滅煩惱、證入聖果之法門。亦即於娑婆得道，自力斷惑出離生死之法門，凡夫難修難證；如陸道步行，苦。

淨土門指雖無明煩惱一毫未斷，仗阿彌陀佛大願業力往生極樂淨土，永超三界生死，證悟法性涅槃。亦即於極樂得道，他力救度往生淨土之法門，凡夫易修易行；如水道乘船，樂。

● 難易二道

即難行道與易行道。源出龍樹菩薩的《易行品》。

難行道又稱聖道門，即淨土門以外之一切佛教，自力證悟之教，所謂八萬四千法門、六度萬行等，皆統屬之。指在五濁惡世、無佛之時，有種種退墮因緣，唯靠自力修行，不仗佛力救度，欲求不退成佛，非常困難。

易行道又稱淨土門，是他力救度之教。指以眾生念佛為內因，阿彌陀佛願力救度為外緣，因緣和合，即得往生淨土，不退成佛，非常容易。



● 四十八願

阿彌陀佛之前身法藏比丘，於世自在王如來時，聞佛說法，即發無上道心，願自成光明普照之佛身、第一無雙之淨土，以救度十方眾生往生其國；於二百一十億諸佛國土種種境相中，選取善妙，而捨粗惡，經過五劫，長時思維，構成四十八大願。此四十八願為諸佛誓願海之精華，超過諸佛別願，故稱「超世願」。

● 第十八願

即阿彌陀佛所發四十八願中之第十八願。

此願之內容，《無量壽經》卷上言：「設我得佛，十方眾生，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唯除五逆、誹謗正法。」

第十八願為四十八願中之根本願，又稱本願、本願王。依此願，眾生念佛得以往生淨土，故又稱念佛往生願。🌸



無窮之劫枉疲勞

文／釋宗道

玄奘大師的《大唐西域記》中記錄了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

如來去世後將近五百年時，有一個大阿羅漢，從迦濕彌羅國雲遊教化到娑羅睹邏邑。有一天，他看到一個婆羅門在捶打教訓幼童。阿羅漢問婆羅門道：「為什麼要捶打小孩？」婆羅門說：「我讓他學習《聲明論》，他學不進，學業沒有進步。」阿羅漢聽罷哈哈笑了起來。老婆羅門說：「出家之人，以慈悲為懷，憐憫萬物，你笑什麼？」阿羅漢說：「此話難說，怕說出來你也不會相信。你曾經聽說過波尼仙造《聲明論》，教育後代的事情嗎？」婆羅門說：「他是本城人，後人到現在都還仰慕他的德行，為他設像紀念。」阿羅漢說：「實不相瞞，現在你這個孩子，就是那個仙人轉世。他過去世因記憶力強，玩習世俗典籍，只談論外道異說，不探究佛教真理，精神智慧白白荒廢，以致輪迴不息。現在因為過去積累的一絲善根，還得人身，成為你的愛子。然而世俗典籍，只會浪費他的精神，哪裡比得上我如來聖教殊勝不可思議呢？」

「給你講個故事吧。從前，南海之濱有一棵枯樹，有五百隻蝙蝠住在樹洞裏。一天，一群商人在樹下歇息。當時遇上風大天寒，商人們又餓又冷，於是聚集柴草，在樹下點燃火堆。火焰逐漸旺盛，枯樹也跟著燃燒起來。此時，其中一個商人正在誦念佛經《阿毗達磨藏》。那些蝙蝠雖被火困住，因愛樂商人的誦經之聲，強忍著不飛離枯樹，就這樣全部被燒死了。蝙蝠們後來因聞經功德而獲得轉生成人，他們全都出家修行。由於前世曾聞誦經之聲，所以今世個個聰明睿智，全都證得聖果，成為了世間的無上福田。近來迦膩色迦王和脅尊者召集五百聖賢之士在迦濕彌羅國撰寫《毗婆沙論》，他們就是前世那枯樹中的五百隻蝙蝠。我雖不才，也是其中一員。」

由此可見得世典和佛法的懸殊之別。現在你可讓你的愛子出家學佛。出家的功德，是任何語言都無法表達的。」

阿羅漢說完這些話，又顯示了種種稀有的神通，忽然就不見了。老婆羅門信心清淨，對阿羅漢讚歎羨慕不已，將此事遍告鄰里，並允許兒子出家修道，且立即改

變信仰，尊崇佛教三寶。同鄉之人皆受其感化，以至於此城越來越多人虔信佛法。

過去生中某部經典的作者，輪迴數世，成為了硬著頭皮學習這部著作的學子，且由於學不進而受人「捶訓」——如此極具戲劇性的一幕，真讓人感到訝異與驚歎。史上類似的公案很多很多，蘇東坡前世乃名震天下的五祖戒和尚，秦檜的前生亦是雁蕩山的高僧，皆因不出輪迴而墮落凡塵。

由此等公案可知：生生世世，世世生生，無始劫輪迴中，我們真的是什麼角色都做過。

由於輪迴的時間太久太久，一切我們羨慕的角色：富翁、名士、學者、政治家、軍事家、大明星、大修行人等等，我們都做過；而一切我們厭惡的角色：貪官污吏、壞人流氓、妓女嫖客等等，我們也都做過。觸目所及，可說都是我們過去世的身影，上至玉皇大帝、非想非非想天，下到畜生、地獄，所謂「曠劫來流轉，六道盡皆經」。

古德言：「眾生相即是我相，我相亦即是眾生相。」誠哉斯言！看到一切善惡男女眾生，當知皆是我過去輪迴之相。

若人真能信此諸事，則心不會企慕富貴、權勢、大修行人等，因為我們都做過，都享受過，都實現過；也不會對形形色色的惡人惡事，心起厭怒，因為我們也都同樣做過，甚至有過之無不及，心中唯有慚愧，何有資格去評判他人？

太久太久的輪迴，如同表演著得不到半點片酬的電影，人人演技高超，情真意切，卻沒有任何趣味與意義。若不念佛，這場戲還將繼續，永遠地、無趣味、無意義地延續下去。《無量壽經》云：「生死無窮已，哀哉甚可傷！」善導大師謂之「無窮之劫枉疲勞」。

阿羅漢本是蝙蝠，因聞經功德轉生為人，出家修道，而證聖果，此佛法不可思議之證也。《華嚴經》說：「所以於往昔，無數劫受苦，流轉生死中，不聞佛名故。」往昔所以無量劫來流轉受苦，皆因不聞佛法，不修習佛法。

若人能夠遇到淨土法門，便定能夠「遇無空過」。《無量壽經》言：「如來以無盡大悲，矜哀三界，所以出興於世，光闡道教，欲拯濟群萌，惠以真實之利。」此真實之利，便是要截斷吾輩漫漫輪迴之路——「橫截於五道，惡道自閉塞」。「慧日朗世間，消除生死雲」——一句彌陀，才一出口，便如同日光萬道，消散此生死之雲！

無窮之劫，生死疲勞，如墜陰雲，迷惑顛倒；日光一出，陰雲自消，名號才舉，輪迴自免。🙏



念佛心得

文／釋宗弘

在與蓮友們交流中，常有蓮友對我說：「念佛的功德利益我都知道，可有的時候還是不想念，或者心情好的時候很歡喜、很想念佛；心情不好的時候，心裏一煩就不想念了；或者有時覺得念佛又疲憊又累，這麼一懶，也不想念佛了。怎麼來對治呢？」

我自己本身也會有這樣的狀況，我不能裝做很清淨、很精進的樣子，來「忽悠」蓮友們。時而出現不想念佛的狀況，對於我們來說是正常的事情。出現這種狀況有許多因素。在此，我們就討論三點：

一、要慚愧根機陋劣

什麼是根機？「人之性譬諸木而曰根，根之發動處曰機。」（《佛光大辭典》）

這句話是說：每個人都各不相同，就像椿、柳、柘、槐各種樹類一

樣，有各自不同的特性，所以，它們所適合的發芽、生長的環境也不同。簡單地講，就是種類各有差別不等的意思。

那麼根機陋劣是什麼意思呢？

譬如一隻沒有經過燒製的泥碗，我們用它來盛飯，飯到了泥碗裏就成了泥糊糊，再美味的飲食也難以下嚥。若是用經過燒製後的精細瓷碗來盛飯，吃起來就會很順溜，很舒服。

我們這樣業障深重的凡夫，就像那只泥碗一樣，是屬於陋劣那一類，沒有智慧，煩惱厚重；對佛法沒有渴求般的好樂心，甘露般的佛法，也會覺得飲之無味，這樣就是根機陋劣。我們要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就如善導大師所言：「決定深信，自身現是罪惡生死凡夫。」

認識到了，就要懺悔、改過。

怎麼樣去懺悔、改過呢？

二、好樂聽聞念佛法義，薰識成業

認識到自己是煩惱深重的罪障凡夫，懶惰，於善法不好樂，所思所想常與煩惱相應，那就要懺悔自己還沒有把念佛法義深入到內心，還沒有把念佛當作是自己的生命、血液、骨髓；或者只是接受了專修念佛的理念，但還沒有深入，那就要常常地聽



聞，多多地思維善導大師淨土思想這方面的法義教理。這樣不斷地聽聞思維，我們對法義的理解，對阿彌陀佛的慈悲救度就會深入到內心，融入到血液，滲透到骨髓，就會把念佛視為生命，就會覺得如果這一天不念佛，就是白白地度過了，活得沒有滋味，沒有意義。

通過對法義的薰習，使自己的意識、心念、觀念與阿彌陀佛慈悲願力相應；觀念、意識上轉變了，身口就會隨之轉變，不再把念佛當作負擔，把念佛當作很勉強、很累的一件事情；會變得很自然，很喜歡念佛，很想念佛，很歡喜地念佛。

薰習法義，轉變意識，稱為「薰識」；由意識的轉變，而使自己的口（身）也轉變成為想念佛、喜歡念佛，這就是「業」（淨業）——「薰識成業」。這時候，我們就如同泥碗經過薰（燒）制，成了瓷碗。既使這只碗不那麼精細，是只粗瓷大碗，用它來盛飯也能吃出飯的味道來了。

三、選擇適合於自己的念佛方法

薰識成業，喜歡念佛、想念佛了，但若是念佛的方法不得當，我們這個四大緣合的身體也會「鬧情緒」。或靜坐念佛時坐姿不當，或行

走念佛時呼吸配合不好，這些都要注意調整到適當、自然的狀態，以免憋氣、心慌、呼吸不暢，影響到念佛的行持。還有，念佛時要不緩不急，不要念得太快，趕數目。

再有，我們在念佛時，應思維我們所念的這句名號——「南無阿彌陀佛」，是阿彌陀佛在呼喚我們：「回來吧，孩子！」把從我們口中念出來的佛號，當作是從阿彌陀佛口中所發出的對我們的呼喚聲。

其實，道理本來就是如此。「南無阿彌陀佛」這句名號，本來就是阿彌陀佛對我們的呼喚！我們現在把這個道理運用到有形的、具體的事相上，這樣就會從被動地念佛，轉變成為阿彌陀佛帶動我們的口，我們在隨順著阿彌陀佛念佛。

這樣來念佛，就會很輕鬆，很自然，比較容易攝心，念佛時就不那麼胡思亂想了。察覺到心念亂想，再如此這般地思維；但不要太用心力，很自然、很平和地思維就好。

以上所談的這三點，蓮友們不妨一試，希望能對蓮友們念佛有所幫助。

總之，念佛以無樣為樣，適合自己的念佛方法就是最好的念佛方法。

南無阿彌陀佛！



當我第一次接觸 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

文／關其禎

探討淨土法門的兩種取態

2010年11月，我搭機從溫哥華前往香港。途中，讀了一本道證法師寫的書——《永不休止的救度》。這本書主要在宣揚淨土法門，其特別之處在於強調「佛力救度」。書中舉出不少生動的例子，說明淨土法門是全仗佛力，不假自力。

當時，我第一個感覺是：自從修習淨土法門以來，為什麼我一直不懂得從佛那邊的立場去想——佛要救我，阿彌陀佛怎麼樣救度我，怎麼樣使我得生極樂淨土？以前，我只想著：我要往生，我怎麼樣修持、怎麼樣做才可以往生極樂世界？

這種「易地而處」的思想十分重要，特別是淨土法門，因為以此兩種不同角度的觀點來看，所得出的想法和做法都不同，其結果差別也很大！甚至，可說天差地別。

佛是大智、大德、大能的覺者，

料想祂要救我們得生淨土，易如反掌；但我自己要修慧修福，究竟要修多少、修多久才「有條件」、「夠資格」，才可說已具備充足的資糧可以得生淨土呢？極樂世界是阿彌陀佛的淨佛國土，唯佛能知，唯佛能見，唯佛能入，就算我等凡夫修到登地菩薩恐怕亦無從得生，我終於明白：非靠佛的大願業力為增上緣，否則不可得生的道理！

多年來修習淨土法門，我處處從自我的立場去想，所作所為，愈知得多淨土的高妙，愈覺得求生淨土難；愈念得多佛，愈覺得資糧不足，往生機會愈來愈渺茫。有識之士曾贈言相告我：「師兄，你信願不足，恐難生矣！」可是，何謂「信願不足」？又怎樣才算「信願具足」呢？我摸不著頭腦，似乎太抽象了，我曾懷疑淨土宗是不是「易行道」？因為我不知從何入手。

《阿彌陀佛是怎樣一尊佛》 給我的啟示

後來，我返回溫哥華，有一位朋友送我一篇文章《阿彌陀佛是怎樣一尊佛》，並在讀書會上與蓮友們一起學習，這才讓我明白了淨土宗的根本——阿彌陀佛的第十八願。

倘若阿彌陀佛沒有成就這個根本願，根本就沒有彌陀淨土法門這回事！正因為阿彌陀佛成就了這個本願，成為一位救度眾生的佛，而祂的救度是主動、平等、無條件的。我們才有機會被救度，往生淨土，出離三界，速成佛道。

過去，我沒有認真地想過「南無阿彌陀佛」這句佛號的意義，如今才知道這句佛號是阿彌陀佛與我等眾生的一種互相聯繫的橋樑，甚可說是連結在一起的方法。善導大師在《往生禮讚》「光號攝化」之文說

彌陀世尊，本發深重誓願，以光明名號，攝化十方，但使信心求念；

上盡一形，下至十聲、一聲等，以佛願力，易得往生。

這段法語深深地打動了我的心。它將彌陀發願至我們往生的來龍去脈，扼要地表露無遺。這段法語又將我原來在腦海裏，零星星的淨土宗

概念和名相，如光明、名號、信心、求生、念佛等串連而成一體，一氣呵成，令人一目瞭然！

還有一點改變了我的觀念。我曾與不少修淨土法門的朋友討論，無論大家平日怎樣修，總覺得臨終一刻至為關鍵，猶如平日讀書怎樣勤力，功課怎樣高分，若然升班考試有任何閃失，一切都成泡影，功虧一簣！因此，大家都很緊張，不但在有壓力的情況下精勤念佛，而且如臨大敵，作出各種部署，如安排助念等，擔心自己臨終的關鍵時刻，未能提起正念，不能感召阿彌陀佛來迎，豈不是前功盡廢！？

但是生死無常，誰都沒法預計自己何時死、何地死，怎樣死，更沒法預計別人能否來為我助念？能否幫助我。因此，無論我怎麼樣做，始終都沒法安心，往生淨土仍沒有把握，這豈不是「信心不足」嗎？！回想起來，為什麼我們要造作這麼多小動作呢？

阿彌陀佛的救度是主動的、平等的、無條件的，阿彌陀佛是不請自來的，因為祂是一個臨終來迎的佛！問題只在於我們對彌陀的救度是否有信心，阿彌陀佛已提供百分之百保證我們「往生決定」，只待我們平生什



麼時候「信心決定」；又我們對求生淨土的志願有否變卦，所謂「一心願生」或「決志」了，如此必生無疑！

這篇《阿彌陀佛是怎樣一尊佛》文章令我對阿彌陀佛的認識完全改觀，更令我明白釋迦牟尼佛的本懷——勸信阿彌陀佛，誠證「念佛必生」的真實之利。

「信者得救」的想法

當我第一次接觸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我旋即有一種類似天主教、基督教等「信者得救」的想法。學佛以來，我常常與一神教、創造論、神權主義等劃清界線，不屑借他力救度，並自鳴得意，聲稱佛教是無神教，可以自力斷惑消業，自得解脫，出離生死，殊不知佛教也有「他力信心」、「他力救度」，類似「信者得救」的彌陀淨土法門，深信的程度比一般宗教有過之而無不及！

其實，大乘菩薩皆發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眾生，但自己一直只知由因至果去看，即自己如何行菩薩道，迴向功德，普度眾生，卻忽略了由果至因去看菩薩精神。所謂「由果至因去看」，即嘗試從另一方，或對方的立場去看。須知在不同的世界，久遠以來，早有智慧比我們高、福德

比我們大的菩薩們，他們精勤修諸功德，並已成就佛果。他們更無私地將其所修的殊勝功德，迴向給我等凡夫，普度我等眾生，阿彌陀佛是其中的表表者。

阿彌陀佛為十方眾生發大願、修淨業、成佛土，甚至以自己成佛與否，跟自己能否使十方眾生得生其淨土直接扯上關係。簡單來說，若阿彌陀佛不能使十方眾生得生其淨土，祂就不成佛了，因為祂在第十八願誓言：「若不生者，不取正覺」！這個願實在太大，好慈悲啊！

過去，我錯誤地理解「若不生者，不取正覺」這八個字，以為「若我等眾生不能往生，祂就不成佛了」。我竟然沒有意識到這是阿彌陀佛的誓願，所以這八個字應解讀為：「若我阿彌陀佛不能使十方眾生來生我的淨土，我就不成佛了」！這個解讀方式的分別很大，因為後者是阿彌陀佛心甘情願地一力承擔了我們眾生往生淨土的大任，而不用我們操心費神！祂為救度我們才成佛，我們為何不領情，不接受祂的好意，不信受祂的救度呢？我們不往生，祂成不了佛！？祂成了佛，我們必能被救度和得生！

如今阿彌陀佛已經成佛，我們不

妨換另一個角度來看第十八願。只要十方眾生至心信樂，願生彌陀淨土，一向專念佛名，他們可以無疑無慮，在臨命終時即蒙阿彌陀佛親自來迎，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彌陀淨土法門確實是一個百分百「信者得救」的法門，一個完美的結合！

「反傳統」的逆向思惟模式

我還發覺彌陀淨土法門有別於一般大乘菩薩教，帶給我很大的思想衝擊，特別思惟方式多是「逆向」或「反傳統」的，如自力 vs 他力，自力修戒定慧 vs 他力立信願行，信根 vs 慧根；專念 vs 雜修；因地教 vs 果地教，心淨則國土淨 vs 國土淨則心淨，自力念佛 vs 他力念佛，自力迴向 vs 他力迴向，眾生如何往生 vs 彌陀如何救度，他利 vs 利他，正報難期 vs 依報易求，成報為主 vs 投化為伴，九品化生 vs 凡夫入報，…等等，與一般傳統大乘菩薩教的法門，截然不同。修習淨土法門者必須認清自己的思惟模式，所以，善導大師教導我們專讀淨土三經為正行，更提醒我們：「是故今時仰勸一切有緣往生人等。唯可深信佛語，專注奉行。不可信用菩薩等不相應教，以為疑礙。抱惑自迷，廢失往生之大益也。」

難怪印光大師在其《文鈔》，立「通途法門」和「特別法門」，曰：「若仗自力修戒定慧，以迄斷惑證真，了生脫死者，名為『通途法門』。若具真信切願，持佛名號，以期仗佛慈力，往生西方者，名為『特別法門』。」

印光大師更指出：「二種法門，不可並論，而具足惑業之凡夫，可不慎所擇哉！……各別論之則有益，混融論之則有損」。他特意提醒我們，人貴有自知之明，既是「具足惑業之凡夫」，當選擇二種不同的法門時，應知哪一個適合自己的根機！

印光大師的見地十分中肯及精闢，最精彩的地方在於：若是把二種不同的法門相提並論，則兩者皆有損害！若以不同的立場分開來看，則兩者皆有利益，所謂「離則兩益，合則兩害」，勸人勿以通途法門（一般大乘菩薩教）來論釋特別法門（彌陀淨土法門）！

似韋提希夫人得三忍

淨土法門的目的十分簡單，不在斷惑消業，也不在明心見性，而是求生淨土。我雖然選取淨土法門已有幾年時間，但在往生淨土方面毫無把握，心中疑團沒法解開，難免忐忑不



安。當我接觸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才懂得將大乘菩薩教反轉來看，逆向去想，才明白一切疑惑，皆是自心作祟，庸人自擾。只哀嘆自己善根不足，尤其是一向偏重自力而不屑他力，褻慧根而貶信根，以致沒法信受彌陀救度。

當我接觸到善導流的淨土法門，心念迴轉，當下即有似韋提希夫人得三忍——喜忍、悟忍、信忍之感覺。喜者，自慶得救，往生有份，出離生死，速成佛道。悟者，終於明白釋尊的本懷，四十九年的教化在此結穴——得生極樂無為涅槃界，即悟佛知見，入佛知見，乃真實之法、真實之利。信者，自此對彌陀淨土法門深信不疑，專念彌陀佛名，畢命為期，無餘無間地念下去，求生淨土。

當我知道、相信淨土宗是「他力救度」的法門，更體會到「至心信

樂」、「信心歡喜」的內涵，也感受到「以信方便，乘船則樂」，我一下子接受了「全心放下自力，通身靠倒他力」的淨土法門之最高精神。當我深信彌陀本願及其名號功德是真實的，我還在意去計較世間的一切功德嗎？當我深信自己是溺水待救之人，我還在意與別人計較高下、貴賤、智愚嗎？

多年來，我一直知道學佛人要看破放下，想不到在無餘無間的念佛聲中做到了！因為我深信彌陀本願及其名號功德是真實的，我還在意去計較世間的一切得失、罪福、苦樂嗎？

此外，我一直知道學佛人要破除自我，想不到在無餘無間的念佛聲中又做到了！因為我深信自己是溺水待救之人，我還在意與別人計較高下、貴賤、智愚嗎？念佛真是妙，我終於找到回家之路了！南無阿彌陀佛！

2013年6月1日 

人死的時候， 會不會很痛苦？

文／釋慧開（佛光大學佛教學院院長、南華大學生死學系教授）

「人死的時候，會不會很痛苦？」這個問題——同時也是憂慮——反映了多數人在面對或思考死亡時，心中所懷抱的一種深層而莫名的恐懼，就是害怕自己將來死的時候，身心會經歷一種巨大而無法承受的痛苦。

曾經有學生及信眾為此深感罣礙而問我：「人死的時候，真的會感到很痛苦嗎？」我很坦然地告訴他們，不需要恐懼：「就佛法的觀點來看，這個問題的答案是開放的，也就是說，死亡不一定就是痛苦的，也可能是不苦不樂的，甚至可能是快樂的，具體情況因人而異。」

對大多數人而言，因為不了解生死流轉的自然歷程，恐懼死亡，避諱死亡，乃至抗拒死亡，藉由現代醫療科技，盡量延遲死亡，以致錯失自然死亡的時機，拖到身體機能衰敗，病魔纏身，乃至多重器官衰竭，因而死

亡的經驗多半是相當痛苦的。

但是對於能夠坦然面對死亡，願意接受生理老化而自然死亡的少數人，死亡的經驗其實是自然而且沒有痛苦的，甚至是愉悅的；對於作足功課，早備資糧，進而為來生的去向與出路準備好的人而言，死亡的經驗是自在而瀟灑的。

為了進一步討論及解說這個問題，我採取一種貫通死亡經驗與生命經驗的脈絡整合分析方法。《金剛經》云：「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如果錯誤地認為自我的生命只有這一生一世，死後歸於虛無，這種「死亡觀」即是屬於「斷滅相」的見解。

《金剛經》中的「於法不說斷滅相」，正可以破除對死亡的錯誤認知，借用數學的函數概念來比喻，就是每個人的生命歷程都是一種連續函數，或者更為宏觀地說，每個人的生



死流轉歷程都是一種連續函數，而且是跨越「過去、現在、未來」三世生命的連續函數，雖然一直都在起伏變動，但是不論其變動得如何劇烈與曲折，都不曾斷裂，更不會斷滅。

因此，一個人的死亡經驗與他的生命經驗是息息相關而無法斷然割裂的，換言之，我們根本就不可能、也不需要將個人死亡的經驗，完全排除於自己的生命經驗之外。我們的生命經驗會延續及反映在我們的死亡經驗之中，我們的死亡經驗其實是呼應與承接我們的生命經驗。

我們終究將面臨的死亡經驗，就如同我們在世時的其他任何生命經驗一樣，都不是絕對而必然的，譬如「憂戚、歡樂、悲傷、欣喜、苦惱、愉悅、得失、寵辱、褒貶、毀譽……」的認知、感受與反應，都會因為每個人的身心條件、性格態度、認知層次、修養境界……等等的差異而有所不同。有人耽於爭權奪利，有人避之唯恐不及；有人臨陣脫逃，屈辱偷生，有人慷慨赴義，壯烈成仁。甲認為是苦的情境，乙卻可以樂在其中，譬如孔子讚歎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

其實絕大多數人所深感恐懼的

死亡痛苦，主要是因為自身的無明與執著而起，而痛苦的程度又與個人對自我色身及俗世的執著程度成正比。當一個人因老病而至瀕臨死亡時，所產生的痛苦又可分為兩個層次：一是肉體上的痛苦，主要是衰老、虛弱、疾病以及因治療所帶來的痛苦；二是心理及精神上的痛苦，包括孤單、不捨、徬徨、恐懼、遺憾、哀怨、悔恨、無助、有被世界遺棄的感覺、不知何去何從、恐懼自我生命就此結束……等等。

上述兩個層次的「死苦」經驗，都不是絕對的，也不是非經歷不可的；確切地說，「死亡」的歷程是必然的，然而「痛苦」的經驗不是必然的，而是可以透過佛法中的「三慧（聞、思、修）、三學（戒、定、慧）、三要（信、願、行）……等等」的修持功夫加以轉化、超越及克服的，但是需要及早準備。只可惜多數人平時不燒香，臨命終時又拖過了時機，最後連抱佛腳的機會都沒有了。

我們暫且撇開佛法的修證之路與解脫之道不談，純粹就生理學的觀點來談死亡的苦樂與否，從生理的角度來看，我們的身體是由物質所組成，有其相應的使用年限，而且無法違反

自然界的物理及化學反應法則，必然會老朽衰敗。當身體逐漸老化，已經到了無法再承受生命負荷的時候，生理機能的停止運作，是一種自然的反應與正常的現象，這就是「自然死」。

簡單地說，自然死就是物質的身體老朽了，生理機能自然停擺了，安息了，不再醒來了。從這個角度來看，當時候到了，死亡是自然發生的，有如瓜熟蒂落，沒有掙扎，也沒有猶豫或恐懼，當然也不會有痛苦。這就是正常的死亡，也是自然的死亡，有如道家所說的「落葉歸根」。

自古，在《黃帝內經·素問》〈上古天真論篇〉中，就有「天年」之說，如果我們的生活順應自然，可享天年。

這個道理，也可以運用到面對死亡上面，當我們老朽的時候，如果能夠傾聽自己身體內在的聲音，我們會接收到「天年」將屆的訊息，這是初階的「預知時至」，（至於佛法所說的「信願往生，感應道交」，是高階的「預知時至」），死亡來臨的時候，是自然而沒有痛苦的。

可惜大多數人沒有認清生命的自然旋律，生活起居不正常，作息顛倒，飲食無度，慾望橫生，終究被重病惡疾所困，生命原本的旋律破壞

了，節奏打亂了，錯失了自然而然地畫下樂章休止符的時機，死亡將近的時候，要想免於痛苦，其實是很困難的。

有人問：「那麼，有沒有解套的可能？」答案是有！《瑜伽師地論》中云：「善心死時安樂而死，將欲終時無極苦受逼迫於身；惡心死時苦惱而死，將命終時極重苦受逼迫於身。」由此可知，有情個體臨終時的善、惡心念可以決定他的「死亡品質」與「死亡的尊嚴」。「善心死時安樂而死，將欲終時無極苦受逼迫於身」這一段描述，透露了一項重要的訊息，即是死亡並非如一般人所認為就是苦惱、恐怖的，其實是可以很安樂、愉悅的經驗，可以釐清與化解一般人面對死亡的恐懼與成見。

綜合以上所說，死亡的苦與樂，就如同生命的苦與樂，都掌握在我們每個人自己的手中，但——重點是，對生死的道理要有正確而清楚的認知，而且——不但要有善因德行，並且要及早做好準備，就可以瀟灑地面對生死，而不用擔心死亡的痛苦了。

（轉載自《人間福報》）

親娘趕赴認愛子 亡兒感傷體淌淚

文／法品

我的大哥平日嗜愛釣魚，一放假就跑到溪畔或海邊釣魚，直到晚飯前才會回家。一九九六年元宵節前夕，大哥與往常一樣拿著釣具向家人隨意交代幾句就出門去釣魚，但當晚卻沒回家，家人著急的四處尋找，到第二天還是音訊全無，隨即求助警方協尋，一個星期左右，警察終於在一處人煙稀少的溪流邊找到他的屍體。此處不僅人煙稀少且雜草叢生，芒草高過人頭，如果沒有特意走進去，很難有人會知道這裡的存在。

當時我大哥的死狀相當令人無法理解，頭埋進水深不到腳踝的地方，且由於臉部在水中浸泡太久，皮膚已呈現脫落狀。警方找到後，暫時將大體放入殯儀館的冰櫃裡等待家屬認領。

三日後接到認領通知，我和媽媽及大哥的兒女、家屬立即趕往認領，那時發生了一件不可思議的現象，已

經死亡十天，且冰得早已僵硬的屍體，卻因為我媽媽的到來而眼角流下了眼淚，那時我內心受到無比震撼，更加深信佛法中所說因果報應真實不虛及人死後仍有中陰身活動的事實，從此對念佛及參加法會共修更加殷勤虔誠。

一九九六年三月十日

法品居士記 



母親行善 天地開眼

文／林紫

江西電視臺有一檔節目叫《傳奇故事》，這是一個以全國各地具有傳奇色彩的新聞事實做素材進行深加工的專題節目，我兒張翔宇便是節目的編導。最近他們編輯了這樣一個新聞素材——

在鄰省的一座小城，有位幼兒教師是單親母親，帶著幼小的女兒與外公外婆一起生活，日子清貧而寧靜。誰知女兒五歲那年厄運降臨，患了白血病。一家人砸鍋賣鐵給孩子求醫，病情卻不斷惡化。醫生說若不儘快給孩子做骨髓移植，後果將不堪設想。

幼師便想著把自己的骨髓給女兒，但醫院做配型化驗要八百元，聽說骨髓捐獻中心化驗不要錢，幼師便來到捐獻中心化驗，心想若是行就做手術，不行也省下了八百元。結果幼師的骨髓與女兒並不相配，卻與本城一名患有白血病的七歲男孩相配，於是捐獻中心動員她給男孩捐獻。幼師的家人一口回絕，理由很簡單，手術風險很大，若是幼師出了什麼意外，女兒怎麼辦？一家老小怎麼辦？

七歲男孩的父母得知這個消息，帶著孩子找到幼師家，跪地求她救命。幼師一見男孩慘白的面容，潸然淚下，滿口應承。由於人體幹細胞要增長到一定的數量才能進行移植，所以手術前醫生要給幼師用藥促進幹細胞加速增長。但這種藥物的副作用大，會引起發燒等症狀，所以給藥的間隙需要拉得比較長。幼師惦記著躺在病房的女兒，也擔心日益羸弱的小男孩，強烈要求醫生縮短給藥進程，於是幼師在成天高燒40度的煎熬下提前完成術前準備，順利地給男孩做了骨髓移植。

男孩的父母為了感謝救命恩人，送了五萬元給幼師。幼師卻說什麼也不肯要，她說孩子術後的治療期還很長，錢應該花在給孩子治病上。男孩父母感激涕零，來到新聞單位反映這位品格高尚的女幼師。新聞報導出來後，在小城引起很大反響，一些好心的市民自發地給這位善良的年輕母親捐款，一位來城裏打工的青年農民也把自己辛辛苦苦攢下的三百元送來表

示心意。不料幾天後這位民工小夥子找上門來，不僅要把三百元要回去，還要向幼師借二千元，民工說他在鄉下的父親突然查出患了胃癌，現在醫院躺著，還差二千多塊錢的手術費。

幼師的家人都說遇上了騙子，說那小夥子分明是用三百元做釣餌來騙取更多的錢財。他們叫幼師把三百元還給民工，再也不要搭理那種人。

幼師卻總覺得小夥子不像是坑蒙拐騙的角色，便來到小夥子說的那家醫院暗訪。發現小夥子的父親的確住在醫院，的確剛剛查出了癌症，的確差二千元手術費。幼師連忙回家取了錢給小夥子，讓他父親及時地做了手術。

時間一天天過去，儘管醫院、家人、朋友四處求援，適合給幼師女兒捐獻的骨髓配型始終沒有找到。錢用完了，醫生搖頭表示無能為力了，幼師只好把女兒接回家，抱在懷裏天天以淚洗面。正當人財兩空的陰影一步步緊逼之際，小女孩卻一天天好轉起來，最後居然完全康復了。這件事在當地又掀起軒然大波，血液病醫學專家蜂擁而來，希望能弄清楚白血病不治而癒的奧秘，但始終查不出原因。醫學專家不得不承認這是個奇跡，因為小女孩得的那種白血病即便是做了

骨髓移植，也只有50%的生存率。

兒子翔宇的敘述讓我毛骨悚然，我如醍醐灌頂，脫口驚呼：「西方有佛！宇宙間真的存在著不可思議的力量！」

佛教認為，人一出生就有兩位天人左右追隨，一位叫同名，一位叫同生，一為男童子，一為女童子，他們分別時刻記錄著人的善惡行為和意念，古人所謂「頭上三尺有神明」便是。《佛說四十二章經》中第十二章「舉難勸修」中說：人生有二十難，其中第一難就是「貧窮佈施難」。意思是說富貴者佈施不難，因為只是勻出一小部分剩餘錢財，無傷大礙。難能可貴的是貧困者無怨無悔地獻出自己的僅有來救助別人。那位年輕母親就是難能可貴的菩薩心腸，自己深陷傾家蕩產、生離死別之困境，卻無私地奉獻出自己的血肉和救命款來援救他人。這樣的善舉自然會感天動地，現世得到好報。

（摘錄自二〇〇七年第一期《淨土》雜誌）



托夢示現 佛身放光

一、緣起

羅玉蘭居士，三十八歲，家住高雄市鼓山區，從事會計工作，與其夫育有一名三歲幼兒，在家人與親友眼中是位孝順的女兒。羅居士為乳癌末期患者，癌細胞擴散之後又發現罹患淋巴癌。經由蓮友春蓮師姐的介紹，羅玉蘭女士的胞弟打電話來，請我們前往關懷他的姐姐。三月二十八日當天上午九點，淨珠師、淨昭師及淨弘師兄三人前往高醫二十樓病房關懷羅居士。

二、眷戀世間及幼子 關懷勸其求生西

現年才三十八歲的羅居士，兩年前即檢查出罹患乳癌，因家中尚有一名三歲幼兒嗷嗷待哺，故求生意志強烈，一直與「病魔」抗爭，卻始終

無法戰勝業力。後來因癌症併發住院時，全身已水腫如鐵板般僵硬，痛苦無助、奄奄一息，無奈地躺在病床上等待死神降臨……。

透過在醫院中與羅居士的談話，我們了解到她內心那份深層的無奈感。三十八歲的她，對世間、對家人尚有著深深的眷戀，對三歲幼子更是感到牽掛與不捨。對於自己因受病苦折磨、即將離開世間的這個事實，既無助、又無奈，內心的不甘，讓在場的我們均同感其苦楚。

與她談話之後，我們將阿彌陀佛的聖像迎請出來，懸掛於她的床前，為她介紹阿彌陀佛的慈悲弘願，以及西方極樂世界的莊嚴美妙。淨昭師勸信說：「你要勇敢面對這個事實，將自己的心交託給無限慈悲、為十方眾生發下大願的阿彌陀佛。這個時候

只有慈悲的阿彌陀佛能夠解救妳，只有阿彌陀佛是妳唯一的依靠……。」羅居士當時意識還算清醒，看到佛像之後，不禁流下眼淚，並開口緣請佛珠。淨珠師與淨昭師立即為她進行三皈依，並請她念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

佛力真是不可思議啊！就在我們前往關懷後的第二天（三月二十九日），羅居士蒙彌陀光明護佑，原本一向急促的喘息逐漸轉為平和，疼痛也舒緩許多，腫脹的身體也不再那麼僵硬了。心中的牽掛、不捨、和憂慮都放下許多。第三天（三月三十

日），羅居士進入昏迷狀態，當天下午一點十五分在高雄醫學院附設醫院平靜往生。

三、兩孩同夢奇妙境 殊勝往生憑佛力

往生後，羅居士家人將其遺體移往八鳳會館停放，並於第一時間通知我們前往為她助念，淨弘師兄帶領第一班師兄姐前去，並請家屬一起為羅居士念佛。

羅居士原本面容毫無血色，嘴巴張開，經過淨弘師兄帶領念佛及勸信，兩個小時後，臉色竟慢慢開始轉



圖一 妹妹羅郁菜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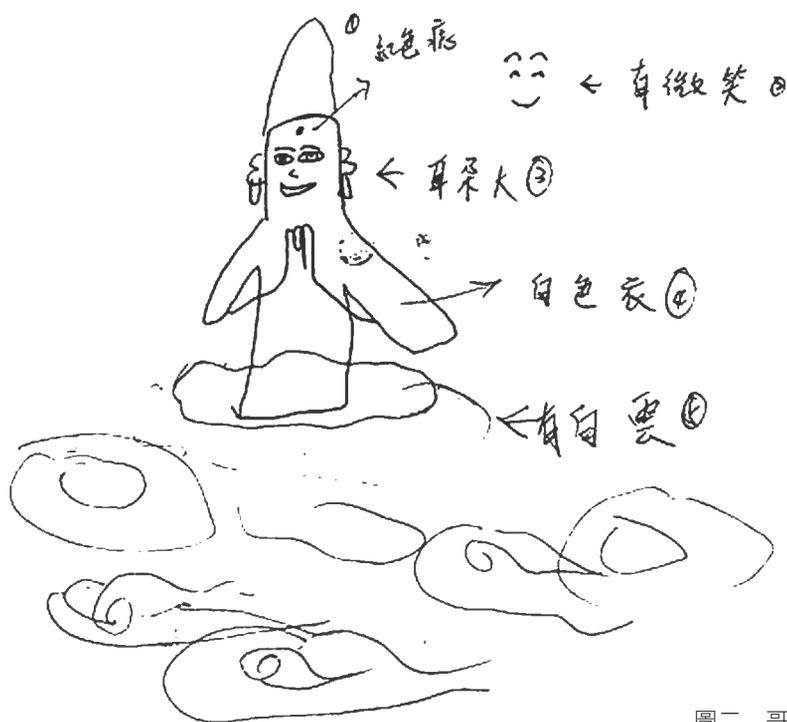


為紅潤，嘴巴也慢慢閉合了。之後又有朱師兄及多位師兄姐輪流排班為其助念，時間共長達十小時。助念結束後，羅居士的身體已經不再僵硬，嘴巴也完全閉合，並且臉色紅潤、面露微笑、四肢柔軟！

更奇妙的是，平時與羅居士感情深厚的姪子（十一歲，就讀小學五年級）及姪女（七歲，小學一年級），在羅居士往生的當晚，兩人都夢見姑姑身著白衣有如佛身，一手牽著哥哥、一手牽著妹妹，帶著他們站在雲上。他們看見姑姑身體發光，穿白衣

戴白帽，嘴巴微笑，眉間有紅痣，耳朵有如佛般莊嚴，兩人都覺得非常開心。後來姑姑雖然消失了，但仍然持續發出白光。翌日兩個小孩向其父親（羅居士的弟弟）講述夢到姑姑的事，發現兩人竟做了相同的夢，便讓兩個小孩各自畫出夢境中的情形（如圖一、二）。家人認為這是羅居士回來報告好消息，證明她已經蒙彌陀光明攝受，離苦得樂，到了西方極樂世界，希望他們放心，家人皆歡喜至極。

淨土宗高雄念佛會 宗岳 淨恆整理
二〇一一年六月三日 



圖二 哥哥羅郁翔畫

美國年輕科學家 稱念彌陀名號，癒療背痛

文／Jasmine Min-Hwa Lin 譯／釋淨和

自六年前開始，我就在工作的辦公室內，一天二十四小時不間斷地輕聲播放著由念佛機所發出來的佛號聲。進來過我辦公事的同仁之中，只有兩、三位注意到佛號聲，並表示此聲音很安詳、很寧靜。

Loren Berry 和我一起共事將近八年，是一位有競爭力、充滿幹勁的美國年輕人。因為我是他的上司，所以每星期他都需要好幾次到我的辦公室，一起討論專案與技術的問題。

大部分的人不會在工作中談論政治與宗教這兩件事，所以我從未主動地提起念佛的殊勝。幾年前的某一天，Loren 問我：「妳辦公室內放的是什麼音樂？」

我告訴他：「那不是音樂，是念佛聲。」

Loren 又問：「什麼是念佛？」

我回答：「就是念阿彌陀佛。」

Loren 問：「什麼是阿彌陀佛？」

我答覆說：「阿彌陀佛就是無量光佛和無量壽佛的意思，祂象徵智慧與永恆的生命。阿彌陀佛建立了西方極樂世界，當我此世的生命結束時，我就要往生到祂的極樂世界去。」

Loren 又問：「為什麼妳要去那裏？」

我說：「我要去西方極樂世界跟阿彌陀佛學佛與修行，成佛之後就可以回來解救你以及其他跟我有緣的眾生。」

Loren 露出一半嚴肅，一半開玩笑的表情說：「真的嗎？」

我回答：「阿彌陀佛有大願力、與大慈悲，當你危急與有苦難之時，記得稱念阿彌陀佛的聖號，祂就會來幫助你。」

此次談話之後，我們就沒有再談起宗教信仰的議題。

去年二〇一二年三月，在 Loren 為眾人做簡報之前半小時，他來到我



的辦公室，告訴我說他非常緊張，不知道該怎麼辦。Loren的臉色紅潤，心神不安。我告訴他集中精神聽著念佛機的念佛聲，幾分鐘後我要他寫下前兩頁到三頁的投影片講稿，如果他還是不安的話，就念講稿。Loren很快速的從椅子上站起來跟我說，我可以完成此次的研討會，然後離開我的辦公室。雖然Loren很少對大眾做簡報，但聽過佛號後，此次的研討會相當成功，他是一個優秀出色的演講者。這是我第二次跟Loren提起念佛之事。

Loren的父母親在緬因州有一個度假的小木屋，每年他的父母都會去那裏度假兩三次。在二〇一二年九月中，Loren要請假數天去小木屋拜訪其雙親。Loren 曾經跟我說，某些到過此小木屋的人，能感受到此木屋有其他靈界的眾生存在。Loren的妻子Virginia Berry 與他的妹妹都感受到了。在Loren要去小木屋之前，他來到我的辦公室，我開玩笑跟他說：「你要去拜訪鬼界的朋友。」我又問他：「你是否相信不可思議的力量，譬如佛或耶穌基督，或其他看不到的靈界眾生？」他回答說：「我不相信，因為我是科學家，我需要證據證明，我才能相信。」他停了一會兒又

說：「我必須澄清一下，我也不是不相信，因為我也沒有證據去反駁祂們的存在。」這是我們第三次論及宗教的問題。

在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廿九日感恩節假期結束之後，Loren出現在我的辦公室，他站在我辦公室門邊跟我說話。突然問道：「它在哪裡？」

我回答：「它是什麼？」

他說：「那個音樂，那個念佛聲。」

我說：「念佛機仍然開著啊！」

他問：「為什麼我沒有聽到聲音？」

然後他將我辦公室的門關上，在辦公室尋找念佛機。他說：「妳怎麼將聲音關更小聲了？」我說：「我沒有去調整聲音啊，音量還是一樣啊！」

他說：「Jasmine (我的英文名字)，我有沒有跟妳說過我發生的事情呢？」

我回答：「什麼事情？」

他說：「關於大概兩周或三周前（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初），我背部受傷的事。」

我說：「沒有啊！」

以下，是Loren的述說：

「在感恩節前兩個星期的星期六

早上，我去五金器材店找尋東西，當我舉手要拿某樣東西時，突然間我的背部感到無比的疼痛，我就趕緊開車回家。因為背部疼痛難耐，我需將身體向前彎曲倚靠著方向盤開車。整個早上我都受到背部疼痛的困擾，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後來我決定念Jasmine辦公室所放的念佛聲。我搜尋網站找到了念佛的聲音，就開始跟著念。我四歲與六歲的女兒也一起跟著我念佛。我們三個人一起在房間念佛，幾分鐘後，我的疼痛就減輕了。三十分鐘後，背部疼痛就完全消失不見了。」

聽了Loren的故事之後，我跟他說：「真好！阿彌陀佛幫助你解除了疼痛。」接下來，我持續好奇了好幾天，他到底聽了什麼與念了什麼？因為我已經不記得我曾經跟他說過阿彌陀佛，直到我寫下這個故事時，我才想起我數年前曾經提起過。我辦公室的佛號聲很小，所以我不相信Loren知道念佛機是在念阿彌陀佛。

Loren的夫人Virginia也在我們的部門工作。一周後我在公司的廚房遇到她，我問她說：「Loren告訴我他背部受傷的事，到底是怎麼回事？」Virginia是一個非常文靜的女性，通常話不多。但是這一次不同，我沒有多

問，她就將整個事情的經過都跟我說明。

她說：「Loren吃了止痛藥與擦藥膏，但是背部依然疼痛。他痛了好幾個小時，不知道該怎麼辦。突然間他站起來說我要去念Jasmine辦公室所放的念佛聲，兩個女兒Ava與Hanna看到父親如此認真的說話，也跟著父親進入房間一起念佛，過沒多久Loren的背痛就好了。」

我問Virginia他們三個人在念什麼？她說：「阿彌陀佛」。我很高興聽到Virginia如此說。

Virginia鮮少到我的辦公室，而我也從未跟她提過阿彌陀佛，她是從她先生與小孩的念佛聲中，知道了阿彌陀佛的聖號。Virginia跟我確認說先生與小孩是在念阿彌陀佛，當Loren在遭受痛苦時稱念阿彌陀佛的聖號，阿彌陀佛就應他的願求而幫助他。

我本人已經持續念佛了許多年，雖然從未親自體驗到阿彌陀佛不可思議的力量，我亦未曾懷疑過祂的存在。雖然Loren並不是很了解阿彌陀佛，而僅是在絕望無助之時稱念祂的聖號，然而阿彌陀佛展現了祂的慈悲與大願之力來幫助Loren消除背部的疼痛。Loren親身的經歷，更增強了我對阿彌陀佛的信受，願生西方極樂



世界，與稱念阿彌陀佛聖號。

Loren的老婆Virginia，從稱念阿彌陀佛治癒背痛的事蹟中受益最多。Virginia跟我說：「當她聖誕節去其公婆的小木屋渡假時，她就聽從我的建議在小木屋內稱念阿彌陀佛，並將念佛功德迴向給屋內的靈界眾生，且勸導他們跟阿彌陀佛一起去西方淨土。」當Virginia與她女兒生病時，她亦稱念阿彌陀佛。當她的女兒不乖時，她也告訴她女兒回去房間內念佛，她說她六歲的女兒Ava念完佛面

帶著微笑走出房間，而且變得很平靜安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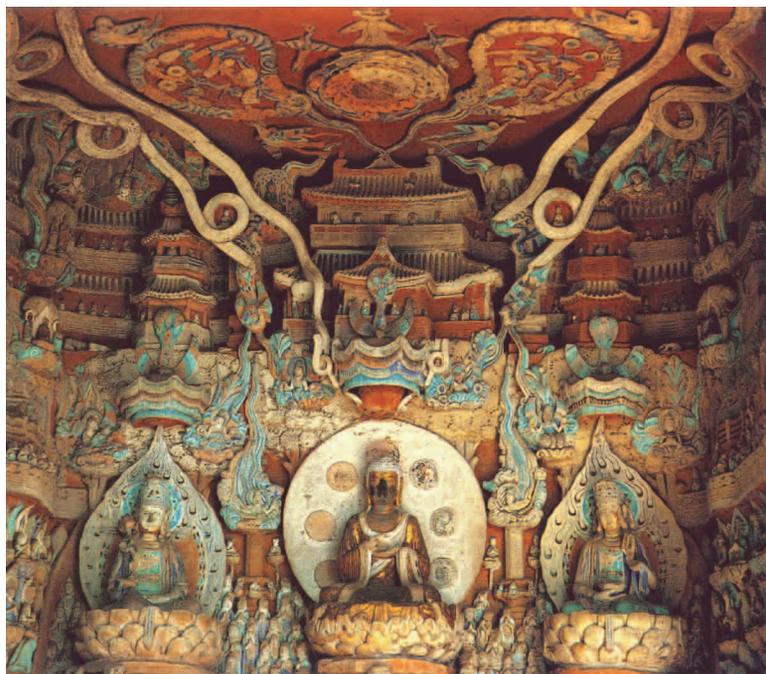
願Loren全家從現在開始永遠持續稱念阿彌陀佛聖號！願他們現世生命結束時，能往生極樂世界！如此，我就不用在日後在極樂世界成佛後，倒駕慈航來救度他們全家了！

南無阿彌陀佛！

（原文）Jasmine Min-Hwa Lin

筆於美國波士頓

二〇一三年二月廿二日 



最後一聲佛

文／壬子

楊先生因父親嗜賭，敗光家產，家計陷入絕境，他務農之餘，為人拉牛車運磚塊維持家計，將失去的田產贖回，分配給兄弟，各自努力耕耘。楊先生育有子女九人，一生為衣食奔忙，鮮有機緣聽聞佛法。

楊先生九十二歲時生了一場重病，雖然病入膏肓，但意識清楚，學佛的孫女請法師開示。法師為楊先生方便皈依，並為開示六道輪迴及娑婆世界的眾苦、阿彌陀佛度眾生的願力、西方極樂世界的殊勝，及如何念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方法。

聽完法師的臨終開示後，楊先生跟著家人齊念阿彌陀佛。照顧他的家人太累睡著了，唯獨他還虔敬念佛，

念佛懇切使盡了最後力氣。

楊先生雙手合十拜佛，媳婦見狀有異，上前關注，楊先生告訴媳婦，阿彌陀佛來過兩次了，「我允祂了（台語，即答應佛要隨佛往生）」。他並跟子孫抱怨，「真的有阿彌陀佛耶！為什麼你們以前都沒告訴我？」不久後，楊先生在念佛聲中往生。

生命有生有滅，人除了生命還有慧命，永無生滅。只要有一口氣就念一聲佛，行住坐臥，不離阿彌陀佛，當臨終一聲阿彌陀佛出口，人一生的行業，也就隨著最後一聲佛，離苦得樂，往生極樂世界，見阿彌陀佛。

（二〇〇九年九月十一日《人間福報》，壬子）



紫花黑鯉圖



題句：複雜因緣，簡單筆墨。小魚自畫自嘆。

小魚作畫·老土解讀

法界緣起——複雜因緣；

當下這樣——簡單筆墨。

一句南無阿彌陀佛，最是複雜因緣，簡單筆墨。

只為彌陀弘誓重——複雜因緣；

三念五念佛來迎——簡單筆墨。🌀

怨天尤人最損福

怨天尤人最損福，一次減三善。——蓮池大師《自知錄》

當禪宗五祖講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時候，六祖惠能恍然大悟：「萬法萬物不離自性！」當即作了個偈子：「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

「何期」就是沒想到的意思。

他悟到了什麼？他悟到了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佛和佛國土，包括所有的眾生和他自己，包括能想像到的和想像不到的，一切都是由自性化現出來的。

正因為我是這樣，所以遇到這樣的父母；

正因為我是這樣，所以遇到這樣的配偶；

正因為我是這樣，所以遇到這樣的子女、朋友、下屬、上司、陌生人；

正因為我是這樣，所以遇到這樣的人、事、物。

抱怨六親以及遇到的人、事、物的時候，有沒有找出自己對應的落處而改掉呢？

一個人遇到的父母、妻子、子女、朋友、下屬、上司都是自己的映現。也就是說，惡妻、惡子女、惡父母、惡友、惡陌生人、惡上司，也都是自己，怨誰都是怨自己，不滿誰都是在不滿自己。自己是什麼樣的，自己的世界就是什麼樣的，自己世界裡的人就是什麼樣的。

這就像自己是一個水晶球，水晶球裡有許多相，把這些相放大很多倍，就成了現實中自己身邊的人事物，每一個人，每一件事，每一樣擁有、際遇，都和水

晶球裡的每一個相對應。自己遇到的人事物，就是給自己拍的一張照片，照片裡把自己的每個相都放大百千萬倍，清晰地呈現出來了。自己有某個不好的地方，映射出去，就是遇到某個不好的人，或者某件不好的事；反過來說，遇到某個不好的人，或者某件不好的事，追根究柢，是自己有某個不好的地方。

有同學問道：

打個比方，如果說一個人的老公愛去PUB，但是他老婆很賢良淑德啊，或許夫妻生活也很好，沒有錯。這種情況該怎麼說呢？

這個妻子必定有一處相關的落處，映現到丈夫身上，就是丈夫愛去PUB；映現到其他人身上，又有不同的表達。也就是說，自己沒有這個缺點，身邊的人也不會有這個缺點，只是在自己的身上沒有表達成行為和事件，還在自己的水晶球上，但是映射到別人身上，就用行為和事件表達出來了。

「心無邪念，自能降魔」，自己沒有邪念，魔找不到地方住下去；自己現在沒有邪念，不會給過去的惡種合適的環境發芽。

惡報發生是因為過去的惡業嗎？大多數都不全是，是因為你現在的日常生活言行某方面有問題，引動過去的惡業發芽。丈夫是我的相，子女是我的相，父母是我的相，朋友是我的相，遇到的人、看到的人都是我的相，到處都是我自己的樣子。

罵我的人，惡我的人，遇到的每個人、事、物，都是我自己的落處所化現。我說誰不好，是在說我自己；我抱怨任何事，都是在抱怨我自己。

有一個人曾經問我，他說怎樣才能有一個這樣的孩子？

我想了想，告訴他，觀察一下其他這樣的孩子都有怎樣的父親，如果你也是那樣的父親，那麼你就有這樣的孩子。

為什麼呢？孩子也是自己的一個相映射放大出來的。

當發現別人什麼地方不好的時候，馬上反思自己何處不對，把自己轉了，自

己遇到的人、事、物就會是另一番人、事、物。所以佛法裡說「一切唯心造」，因為我現在是這樣的，所以我現在遭遇的人、事、物就是這樣的，我遇到的一切人、事、物都是我自己的映射。

修心最終要落實到細微實際的言行上，因為心的映射，映射到自己身上是自己的言行，映射到外部世界是身邊的人、事、物。

淨宗第八代祖師蓮池大師親手書寫：

怨天尤人，一次削三善。損福祿第一快！

一念瞋恨，摧毀一千個大劫以來積累的善業福德，所以生瞋恨叫做「火燒功德林」。你以為沒有生瞋恨、發脾氣，其實你看不慣、討厭、反感、爭執的時候已經起了瞋，即使針尖大的瞋恨，菩薩也能觀察得清清楚楚。

看到別人邪淫、貪污、貧窮、吵架、討厭，自己也有問題，「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

看到別人的過失，就想到和明白這是自己的不清淨心感應出來的：

看到別人邪淫，想到和明白是自己淫心所感，懺悔；

看到別人貪污，想到和明白是自己貪心所感，懺悔；

看到別人貧窮，想到和明白是自己吝嗇所感，懺悔；

看到別人吵架，想到和明白是自己瞋恨所感，懺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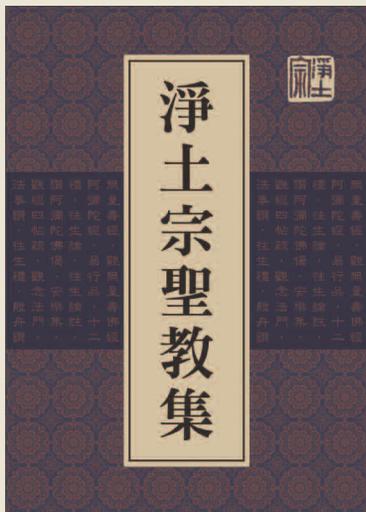
各種災害，環境污染，人心不古等等，都是自己感應出來的，都要懺悔！時時懺悔，處處懺悔。先懺悔自己，然後為眾生懺悔。

所以佛門裡有句話：「有福報的人，從來看不到是非、聽不到是非；沒有福報的人，常常看到是非、聽到是非、說是非。」

看別人這裡不好，那裡不對，這說明自己業障重，福德薄、很多地方都不好——共業感召。白話說，就是「物以類聚」，看到、聽到，也是聚的一種。

（摘自網絡 佚名）

● 《淨土宗聖教集》即將出版！



中國大乘八宗之一的淨土宗，由曇鸞大師奠基，道綽大師踵繼，至善導大師集其大成，是為三位創宗祖師。若再上溯，曇鸞祖述印度龍樹、天親二菩薩論說，龍樹、天親敬依佛說無量壽三經而造論。如是一脈相承，構成淨土宗系統聖教理論。今總集一冊，名《淨土宗聖教集》，具含：一、《佛說無量壽經》；二、《佛說觀無量壽佛經》；三、《佛說阿彌陀經》；四、龍樹菩薩《易行品》《十二禮》；五、天親菩薩《往生論》；六、曇鸞大師《往生論註》《讚阿彌陀佛偈》；七、道綽大師《安樂集》；八、善導大師《觀經四帖疏》《觀念法門》《法事讚》《往生禮讚》《般舟讚》。

如上經論釋，以「彌陀救度」一以貫之，顯明「本願稱名，凡夫入報」之淨土宗根本義。

《淨土宗聖教集》共一千餘頁，出版後將贈送寺院、佛學院及圖書館收藏。若有個人想收藏閱讀者，歡迎來函或來電索請。

● 淨宗法師《淨土宗概論》開講消息

淨宗法師於2013年6月18日正式開講《淨土宗概論》，講課時間定於每週一至週五的上午九點至十一點。



開示之視頻、音頻與講義皆發佈於弘願寺網站，歡迎蓮友關注，並下載學習。

弘願寺網站：

<http://www.hongyuansi.com>

五劫思惟阿彌陀如來像

文／佛昀

日本奈良藏有兩尊檜木整材雕成的五劫思惟阿彌陀如來像。據《五劫思惟阿彌陀如來緣起》記載，這兩尊像是唐朝善導大師所制，由日本僧人俊乘房重源於宋代攜帶到日本。在此之前，日本並無此種造像，而在中國，這種造像已經失傳。

一般常見的阿彌陀佛像呈現阿彌陀佛成佛以後的形態，如接引像、說法像等等，而「五劫思惟」像可說是阿彌陀佛因地的像，也就是阿彌陀佛在成佛以前為法藏比丘時的像，這在阿彌陀佛的造像裏是非常獨特和罕見的。



這兩尊為阿彌陀佛坐像，結跏趺坐，一尊結定印，高124.2釐米；另一尊合掌胸前，高49.9釐米。佛像呈現初唐佛像的風格，體態豐肥，飽滿壯碩，佛像的頭部略顯偏大，身體稍短，面相豐滿而偏方；五官細緻而清秀，雙眼微闔，嘴角內收，作沉思狀，眼內鑲嵌玉石；佛的髮髻為高聳的螺髮，髮際偏低，像帽子一樣，一直覆蓋到耳朵和後頸，這是此佛像的最大特色；衣紋上用隆起如圓繩狀的紋線，自然流暢。佛像特別圓潤可愛，令人一見便覺可親可喜，不似那種高高在上、待人頂禮膜拜的樣子。



五劫思惟阿彌陀佛像向我們展示了阿彌陀佛如何成佛，是怎麼樣的一尊佛。

《無量壽經》裏說到：在久遠無量無邊、無央數劫前，有一位國王，他悲憫眾生生生世世輪迴六道不能解脫，於是發心出家，叫作法藏比丘。法藏比丘在世自在王佛所，發願成佛後建立的佛土，超逾十方一切佛國。於是祂觀察了兩百一十億的佛土，把兩百一十億的佛土之中最上、最妙、最精華的部分搜集起來，作為自己發願的參考。經文說：「時彼比丘，聞佛所說嚴淨國土，皆悉睹見。超發無上殊勝之願。其心寂靜，志無所著，一切世間無能及者。具足五劫，思惟攝取莊嚴佛國清淨之行。」也即是說，法藏菩薩經過了五劫的時間思惟規劃四十八大願的藍圖。

「劫」是印度最高的數目單位，有小劫、中劫、大劫。一般一個小劫是一千六百八十萬年，二十個小劫是一個中劫，四個中劫是一個大劫，一個大劫就大抵等於四十三億四千四百萬年。法藏菩薩思惟四十八大願，緣何要花五大劫那麼長時間呢？

因為祂的心願非常廣大，祂不只是要讓出家人能夠往生；也要讓在家人能夠往生；不僅使善人往生，也要使惡人往生；不僅使人間的眾生往生，也要使阿鼻地獄眾生同等往生，祂要使出家眾到淨土得到無量光、無量壽的果位；也要使在家眾到了極樂世界，也同出家人一樣得到那種果位；祂要使善人到極樂世界得到無量光、無量壽的果位，也要使一生都遇到惡緣而造惡多端的眾生到了那裏，跟善人一樣證得無量光、無量壽的果位；甚至地獄、餓鬼、畜生道的眾生，到了極樂世界，也跟其他有修行的、清淨的眾生，同樣得無量光、無量壽的果位。

五劫思惟的結果是什麼呢？是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唯有把一切修行的功德含藏在這句名號之中，讓十方眾生去稱念，才能夠通上徹下地救度到一切時、一切處、一切種類根性的眾生。

發願而沒有實踐，這樣的願是空願。法藏菩薩發了四十八大願之後，為了圓滿這四十八大願，祂又經過兆載永劫的時間，積植菩薩無量德行。經典上說，阿彌陀佛累生累世以來，割肉餵鷹，捨生餵虎，求頭給頭，求眼給眼，做佈施，修忍辱，持種種的戒，都是為眾生所修所做，盡虛空、遍法界，沒有一個地方不是阿彌陀佛為我們佈施頭目腦髓、骨肉、全身種種器官的地方——祂以這樣的佈施，來和十方世界的眾生結佛緣，結救度解脫的緣。

《阿彌陀經》裏說：「阿彌陀佛，成佛以來，於今十劫。」十劫以前，阿彌陀佛終於完成了極樂世界，也完成了救度我們的功德。我們要到達極樂世界的所有資糧和功德，甚而圓滿成佛的功德，阿彌陀佛都為我們完成在六字名號之中了。

從這兩尊五劫思惟阿彌陀如來像，我們可以深深地體會到，作為彌陀化身的善導大師，對佛心大慈大悲徹髓的體悟，以其彪炳千古的藝術手法徹底地彰顯，和對眾生無盡的慈悲，無限的期盼。

可以想像，沉思中的彌陀，腦海中始終盤旋著這句「南無阿彌陀佛」，西方極樂世界，在祂心中漸漸成形。一切眾生——包括你，包括我，也包括他，從那時起，也便有了「永斷輪迴，得大涅槃」這一不滅的希望！



六年素食感悟 健康 環保 合天理

文／田松，北京師範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

我從2005年開始素食，已經有六年了。六年來，不斷地與人討論素食的問題。大家關心最多的是營養問題，爭論最多的是倫理問題。營養問題實在無需多說，中外的科學家已經早已證實素食只要注重搭配，營養完全沒問題。我在這裡願意多說一說倫理問題。

2005年春天，聽過了郭耕的講座之後，我就開始行動了。我採用的是漸進的方式。大概用了三個月的時間，戒掉了地上跑的，天上飛的。到了年底，又戒掉了水裡遊的。2006年春節，戒掉了牛奶。2008年春節之後，又戒掉了雞蛋。我的素食理由有三：健康、環保、合天理。

健康是對個人負責，環保是對社會負責，合天理是對冥冥之中的天的敬畏。

從根本上說，我的素食不著眼於素葷之分，而是著眼於工業與傳統之分。我的素食理論和實踐，是我批判

工業文明的一部分。我首先批判的是工業肉：工業肉不是肉，是對於肉的一種拙劣的模倣，它是由激素、瘦肉精、抗生素、飼料添加劑、農藥殘留，利用工業豬合成出來的一種類似於肉的物質。工業肉註定是不健康的。在工業化養殖場中，豬、牛、雞不是作為生命存在的，它完全是一種生產原料。豬過不上豬的生活，牛過不上牛的生活，雞過不上雞的生活，這不合天理。我之戒掉牛奶，也是因為了解了工業化奶業中奶牛的生存狀態。

但是，在傳統社會中，人和動物之間的關係，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看作一種共生的關係。所以最初，我是不反對吃傳統的生態肉的。不過在實踐中，這需要複雜的解釋，所以我乾脆不作傳統與工業之分，統統戒掉了。我的素食理論可以簡化為兩個部分：第一步，工業肉是有害的；第二步，生態肉是不必要的。我簡單地推

論，肉是人這種動物所不必要的物質——如果必要，人類根本熬不過漫長的草食時期。

但是在合天理這一點上，很多人與我爭辯，問我什麼是天理，憑什麼我可以界定天理。對此，我只能說，天理在我們心中，在我們每一個個人的心中。我相信人不能以殘酷的方式對待動物，對待哪怕是作為食品的豬、牛、羊、雞，這是我看待問題的邏輯起點。

有人說，植物也是生命，如果吃動物不合天理，吃植物就合天理嗎？幸好，人吃植物是合天理的。作為草食動物，人類和植物之間，存在著共生關係。一位朋友給我講過這樣的辯護。猴子吃桃子，是猴子與桃子之間的合作。桃子的果肉對於桃自身來說，沒有任何用處，它就是桃樹送給猴子的禮物，感謝猴子幫助它傳播種子——桃核。

當然，毫無疑問，我們現在對待植物的方式，也有很多不合天理的地方。我們的現在吃的蔬菜和糧食，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工業化的產品。這些也是我反對的。不過，在當下整個社

會環境沒有向素食者的方向大幅度轉向的時候，這些工業化植物是很難避免的，我只好說：兩害相權取其輕。畢竟，食用植物，不涉及動物倫理問題。

對於素食者的倫理問題，也有人指責，素食者是偽善。這類指責不只會指向素食者，也會指向動物權利主張者、動物福利主張者、環保人士等一切試圖讓人類讓出自己過分的利益的人。對此，蔣勁松博士有很好的回答：不是偽善，是微善。人類在這個地球上，霸佔的已經太多。讓出一部分，多讓出一部分，是對地球生物圈的拯救，也是人的自我拯救——包括靈魂與肉體。

現在，相對於普遍肉食的社會環境，素食者還是小眾，不管是哪一種素食，在推廣素食方面，是一致的。而健康素，則是非常容易進入的途徑。人可能不關心環境，不關心靈魂，但是總還是關心自己的健康的！

（轉載自「鳳凰網」）



淨土宗叢書

編號	書名
1	淨土宗聖教集
2	《淨土三經》讀本
3	佛說無量壽經
4	易行品
5	《往生論註》分段對照本
6	往生論註
7	安樂集
8	善導大師全集
9	法然上人全集
10	觀經四帖疏
11	淨宗要集（整理中）
12	念佛金言錄
13	第十八願講話
14	第十八願淺釋
15	《淨土三經一論》大意
16	《阿彌陀經要解》略註
17	淨土宗判教史略要
18	淨土決疑
19	唐朝高僧善導大師
20	四十八願釋、本願義疏、大經大意
21	慧淨法師書信集（增訂版）
22	慧淨法師講演集（一）
23	慧淨法師講演集（二）
24	人生之目的
25	走近佛教
26	觸光柔軟
27	無條件的救度——觀經下品下生之深義
28	念佛感應錄（一）
29	念佛感應錄（二）
30	念佛感應錄（三）
31	決定往生集
32	回歸善導
33	淨宗略講
34	唯說念佛
35	念佛勝易
36	《阿彌陀經》核心講記
37	《阿彌陀經》要義（整理中）
38	善導大師語錄
39	印光大師法要
40	印光大師說故事
41	《印光大師精要法語》講記
42	淨土宗概論

因果叢書

編號	書名
1	見聞錄、現果隨錄
2	冥報記、冥報記輯書
3	地獄見聞錄、幽冥問答錄
4	六道輪迴錄
5	輪迴集
6	物猶如此
7	坐花誌果
8	美德故事
9	人生故事
10	歷史故事
11	因果故事
12	佛教故事

隨身書系列

編號	書名
1	念佛放光
2	念佛度亡（增訂版）
3	真正的大孝
4	人生之目的
5	彌陀的呼喚
6	淨土宗之特色
7	善導大師語錄
8	佛教的無常觀
9	略談三皈依
10	淨土法門的人間佛教觀
11	瀕死體驗
12	阿彌陀佛是怎樣一尊佛
13	淨土宗經論釋要文
14	印光大師精要法語
15	淨土宗略要文
16	善導大師略傳
17	《觀經四帖疏》綱要
18	念佛必定往生
19	念佛一門深入
20	湖北老河口遇仙記
21	敬田·恩田——十四則故事
22	純粹的淨土法門
23	怎樣讀《善導大師全集》
24	念佛實用問答
25	動物往生佛國記
26	盲眼老人預知時至
27	念佛人應有的基本觀念與心態
28	淨土宗教章
29	淨土宗根本義
30	念佛成佛是佛教
31	臨終須知與助念開示
32	不問罪福 念佛皆生
33	素素實實 頭好壯壯

● 上列叢書，免費結緣，歡迎索取，不需回郵。

● 免費贈閱 歡迎助印 劃撥戶名：中華淨土宗協會 帳號：50230511



淨土宗特色：本願稱名 凡夫入報 平生業成 現生不退

彌陀身色如金山，
相好光明照十方；
唯有念佛蒙光攝，
當知本願最為強。

—善導《往生禮讚》—